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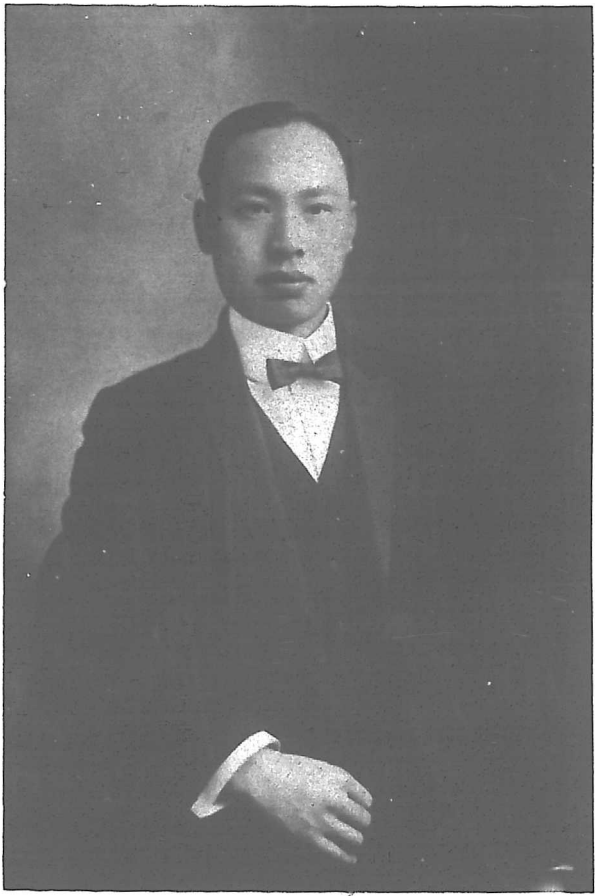
駐日公使陸宗輿氏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絕險萬難末祖國今日之外交若
陸潤生公使屹狀予洪廟奔覺之
衝厲遠識敬輯鄰固圍雍容見
雅訶拔虛之致行人有辭國命攸
賴也書相以志景佩

雲陽蔣士左





譚 者 小 影

吾友色楚君于歐戰正酣之際黨務百忙之
中譯俄人杜氏之武力外交以警我國人可
謂畫時之士矣君擅經濟妙詞全雄姿英
甚余甲寅東游得識君于江戶同事黨務
與經譚天下事策救國大計怒憤慷慨不
能自已茲出其譯書及近像示余特誌數
語俾國人讀君文並得觀君風采

蘭陵王玉树



序

學問家之著書多經驗家之著書少其
少者有所不暇有所不欲有所不能也然惟其
為經驗家而鑑於己國事實之失敗却不能
不有言以貶國人而警將來其用心愈苦為慮
愈遠料事愈明而其言愈真切而有味嗚呼
俄國前外務省近東局長駐塞公使尼古喇
氏所著之俄國武斷外交一書豈僅以警俄



國者我其開宗明義之言曰外交背後苟無相當之實力則外交官之言詞無何等之力又曰雖一等陸海軍之國不依外交之力得第三國之援助及確保中立而逕自開戰者甚危昧此真理而貽禍國家者古今不知其數此言不特證各國之既往即今秋歐戰後歐亞各邦直接間接利鈍之機勢亦片言決之矣夫有武力之國往易忽于外交俄日之戰俄

軍人之主張也俄戰之敗非俄軍人意料所及
伊藤公滿韓劃分之議當未戰之先豈俄人之
所堪耶漢德麥斯之約日人亦莫不以外交
失敗咎小村然小村而果與軍人同一觀察則
日俄之結果又當何如軍事與外交之不易
一致各國幾成為通病然無論武力如何之
國能先於外交盡力者必多獲益國際間
事而至以武力解決則末矣惟所謂武力者

寧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或怠否則所謂
無武力即無外交也且所謂外交者亦斷非一
外交部之外交實非全政府及全國之民一致而
不可也我國古來向持外交人才主義以為苟
得其人而折衝樽俎即可拯危於安轉弱為
強夫古之國家局勢不同說士之策或足勝
於一時若今則堂奧大開鐵志共覩有若干
力量發若何言論力厚方能勢雄弄巧反以

成拙我國人苟不自猛省圖增國家之實力而
難之際惟責外交官以傲倖成功之策姑無論
我國外交人才之缺乏而國人具此倖心不求實際
本書中所謂華民為皮想之民稚氣滿者深
願我國人一讀此書而翻然以省凜然以惕焉也
君楚以經濟長才富政治思想且善文以是書
之益國人政聞匪淺譯成而欣然為之序

民國三年甲寅冬陸宗輿序并書於東京使署



叙

尔时仁航生密拔桑潜倚心靈學社中梅神主易
騁志醉佛探法界之異出冥物情之紛聚以為是
巖、在業力淹轉百趣漂流其前途藪乎悠哉死
以心病醫強者能救乃有是書過我望然則我友
包君手一表示予此此辭強俄之武斷外交政策
之國民此君知其要讀既竟喟然曰杜尔塔氏論
外交以兵力為收而此今古名言合乎天演公例固

不保辭牒不任 次補一語者外我國當局斷不能援杜
氏為外交失敗之辯護士是已蓋杜氏造論在對於
國家而僅其極軍實和訂于國民向有謝過解咎之
地也自古弱國外交制勝後止者若子產困區之小
鄭力抗而大抵有辱而鄭國賴之趙相如蘇也
秦廷亦國佐義屈強軍皆盡禮致敬最後外以義
烈不屈之氣殉之精誠以注動天地愜鬼神使
強敵知國有士氣可約而事可止絕如逞忿逞事之

异为免俸成也。惟可憐于積威時。可世界大勢之牽制。謂弱國善外交。

抑今日交通便利。交涉複雜。又迥异古代。有所謂工商政策者。其主張保護貿易國。与自由貿易國之殊。而對於弱國。分瓜分保全二派。是有移民政策者。必懷志志。入善籍者。今俄為改善。用与歐洲及日本國。不上。如米生。絕大影響。是古。古。古。改革。其。其。俄之于。巴。尔。幹。于。東。藩。于。我。蒙。古。皆。然。而。日。好。青。

島軍謂與德與俄實伴友國與所友國之關係（見其
軍國民之佛友一書）彼德俄土耳其甚與美俄宣戰土亦
強曰我之犧牲皆造作新國所以激士氣有民族政策
者俄德與日本戰者于報紙大倡黃禍說以離間
化新而促國民無感有文化政策者列國此在也勿
莫不力擴其語言習慣而中國童子拙外與二次而
此戰爭空嗜沐浴新舊文化之差池為主因也此
老伍錯綜互儗難敷交用之順機皆牽一髮而全

身俱動其操縱左右世界大勢者也秋官訓方氏
道四方之政与其上下之志外交家誠能于右舉其熟
實子而善向、應策乎于訓方氏之旨有合矣

雖然此以論皆皆來之職讀者或以己言皆守而忽
之則事知今世界乃國民外交世界也也也有一女
公爵久于俄國旋宮府世族間因甚淺禁秘而致于
德第殺俄人妻以系列日改青島常訪偽為美藉
之德人入日內地領事所至日年此謂對支也 支那 同志

劉叙

會國民外交同盟公等名稱如多項並新創志
望深明志沛以卦夫一外多官能竭其可目利用
工商移民宗教民族文化種之改革其一人轉移之
力亦有限耳 至環石長安晚、逐、無上、不、甚貴
錢、貧、富、善、易、少、在、以、繼、日、尊、子、貴、利、用、此、工
商移民富籍民族文化該改革以抗我母仇而泯我
腹心則我國其有幸乎嗚呼此即所謂國民外交
改革也

且夫外交恃兵力為后盾杜爾堪氏此言而讀其熟
知之者庸能知國民外交政策杜氏此言及言而其
利害有什百乎兵力取乎嗚呼我國民有國民與
共醒共速醒

速醒奮興曰游學舍也游厝舍也如學探檢舍也廣
譯書報也編行雜誌也調查實業也考究博物也
通商傳書也皆交通樞紐而一國善於此也皆其國力
為一國國民自為之也其昔閱日本西國書局外人

此調查東方及吾國之報告端著不不敷衍而有國
醜為士夫者必惟不知彼國內情并彼協以律我故而
如南於之于北於滬十重之云霧也傳曰一物不知儒者
之恥今我士夫有恥乎亦有哉

于是有怒以言者曰孔子不云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
義云何曰昔孔子居魯齊收伐魯乃休其徒子貢等
說吳却齊魯賴以安君知之乎且曷觀于出世間
之佛矣佛居摩訶他國時有吠舍利國之難阿闍

世王將伐吠舍利佛因兩行大臣告以分合尚罷之策夫
斷絕世故空與四大皆佛身可謂至矣而執此與人
國家事蓋居是節而不知其休戚者若是人也况乎
我祖為天之宰、甸、甸于茲土也耶

或曰子因杜氏編兵力外交而編及國民好否至矣
我國民今于此猶未也心願蓋何沈、也奈何、
仁航生于是以法天橋垂頸太息擲筆靜坐而
讀我周易也

劉叙

一。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殘雪歲暮
航志于日奔東京之心靈學社
下邳劉仁

張澍沛天稽來大浸事勢
至奇今茲尚外至之異言
抑喜潤之譖美汝頌和平汝
其屬兵秣馬以為南兵也馬
也和平之怪事母亦和平之龍
省甲必屬焉秣馬而和平

之招弟乃因還以質喜祖
國祇令其屬烏秣烏未欲別
怨哉色子之譚為是編也
犧牲玉帛待乎二竟孰為々
之孰令註之狀而病確難為
業焉不下不遇盤根錯節焉

与别利器也病愈革業益
亟也則易以是一利其不利
之器孰嚮以業善不可扰業
之款造邦府士立書局書社
歲乙卯之元民國四年去正四年
願我兩未慙也

蔣叙

原序

尼哥拉夫杜爾培侯者俄國外交部近東
局長也家爲俄望族族中以政治家外交
家軍事家學術家名者甚夥凡塞爾蓋杜
爾培侯係哲學家曾任莫斯科大學總長
而運動革命鉅子嘗爲委員其謁俄皇時

語帝曰此乃非一致而革命者也塞於數
年前逝世此言猶震吾人耳目莫斯科大
學教授牛蓋尼杜爾培遷於公法學爲懷
抱自由之政治家亦尼哥拉夫杜爾培凡
時執筆新聞雜誌今尙爲俄國最景仰之
人物

是書原名列強間之俄國成於一九一零
年秋時杜侯暫去外交官任而爲著作家
以此書成復擢近東局長書中篇幅雖少
而自俾斯麥克時代訖一九一零年間政
治變動列強勢力之消長國際之關係同
盟協商之淵源皆詳晰闡發無遺

至巴爾幹之形勢証諸此次所肇事實雖
未盡中要亦未可一概棄之而戾之渾一
斯拉夫主義觀公平與彼德心之荒
唐無據者尤未可同日語非識見之高品
行之純曷克臻此
是書之值在論俄國外交之失策內部之

社政而以軍備爲外交後援其開宗明義
曰非有武力以脅敵則任何外交無不失
敗者蓋以軍備充實而後外交官之言言
效由彼研外交學任外交職多年識驗也
本書要旨歸宿於此云

一九一三年九月 霖爾宜序於伯林

自序

昔管仲相齊內整軍備外和諸侯
以一匡天下武侯佐蜀南和孫權北伐
曹操乃成鼎足皆雙輪齊運所謂
手揮五絃目送飛鴻者也法棄十
字軍遠征之志而親異教之突厥
使當俄奧以展力於東洋諸國英機

自序

一

自序

二

俄奧普三國同盟今三國率法乘
間畧取法西和苟殖民地蓋近世外交
界外衍德義內藏禍心神出鬼沒
不可端倪矣德俾斯麥不乘勝直搗
奧京而終與結盟法培黎鄂掉三
寸不爛之舌使俄普英奧之相猜忌而卒
破四國合從此二子者非獨銳眼明察

敵情孰克臻此若夫列國臣民之親
踈軍備之精窳財賦之裕困工商之振
否嗜好之多少尤在平時達觀熟察
探微制先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斯之謂也俄自一八五五年以還版圖大
擴境跨歐亞惜無瓊海以作良港亟
亟圖黑海之通道遭英法之阻撓急轉

自序

三

自序

其勢東向亞洲侵我滿蒙占我遼東迨
日俄戰結勢又一頓今者歐洲大戰因出
種之仍以巴爾幹為導火線也俄國近
東局長杜爾侯爵素稱外交大家
著作斯書一名列強間之俄國一於
遼東近東國際關係明瞭周詳反覆
辯說我國與彼昆鄰關係尤密蒙

邊風雲逼人咄彼邦論議幸勿作
對岸觀火耳原係俄文日人譯之一月
已四版亦為漢譯以饗國人課忙罕暇
差誤處未及改正幸垂鑒焉

民國三年冬月包楚識於日本東京



豐多摩郡千駄谷五百四十番地

自序

五

總論

第一章 列強關係之基礎

第二章 俄國之近東政策

第三章 極東政策

第四章 英俄法三國之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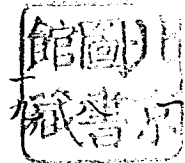
第五章 英俄條約論

第六章 新意大利之位置

第七章 俄國之武力復振

第八章 德俄大戰

第九章 俄國與斯拉扶民族



三五

七三

七八

九一

九六

一〇四

一二二

228357

第十章

對土政策

第十一章

俄與中日兩國

俄國前外務
省近東局長

杜爾培

原著

浙 江

包 楚

邊譯

總論

外交與國防關係密切殆為一成不易之理不待考證而自明苟無相當實力以為外交後盾則折衝樽俎之際外交官之言詞決難發生効力反乎此而擁有一等海陸軍之國第知窮兵黷武不藉外交以確保第三國之援助或中立而妄與人戰又未有不陷於危地者顧徵諸實際自古迄今以不明斯義而殃及國家者不知凡幾綜觀吾國(指俄國)最近之戰爭以政治論以軍事論皆輕舉妄動未嘗先事而籌之俄土之役以軍隊編制未備雖連戰連捷幾制敵之死命逮至于戈底定以有列強之羣起以相沮卒飲泣而無以自償其失者實俄國外交家不能審

時度勢而先列強以策連衡使之然也。其次則日俄戰爭是也。方日本之欲構釁於俄也。先事殫精竭智。促成日英同盟。使英於兵連禍結之日。不得不率師以為之援。而置俄於孤立。然在日英同盟未成之先。日亦嘗推心置腹。說俄以締結條約。而俄之執政。唯占領滿韓是計。斤斤焉不欲以利權讓人。不惟拒日本之言而斥之。即於日英同盟之議。亦且置若罔聞。初不知與英為敵之不利。則世界列強之瞋目而視者。除二三國幸俄之衰外。至亦相率以背之也。宜矣。蓋俄之政策。非於極東軍備充實之日。決非可以躁率行之者。晚令俄國政府於未戰之先。熟察自國之兵力。締結平和條約。坐視日本之併合朝鮮。則事實上之滿洲。恐久為俄有矣。

難者曰。子之縷縷不已者。莫非過去之事。而俄國最近之歷史。不可不自濮。

德麥斯條約註漢德麥斯者一九〇五年日俄修好之地也始則應之曰然然則請述漢海二州註漢海二州者即漢

斯尼亞與海葛註薇拿也之合併事件顧以吾人觀之其失敗同耳外交軍備二者之優

於疇昔者果何在耶、

一九〇九年春伯林政府之毅然以處漢斯尼亞問題也俄國唯俯首帖耳
唯唯從命而莫敢與抗論者雖羣起以責我指俄國外交之柔懦吾人獨有
不敢然其說者蓋不量力不度德外強中弱徒強硬而無實力以為之後勁使
之然也然則當是時也為俄國者苟吞聲飲泣坐視奧之割其二州將奈何外
交失敗之污點果可藉以倖免否竊恐掩耳盜鈴者縱能矯為樂觀之報告而外
交上之醜陋終有欲闕而不可得者由是觀之凡一國之國力苟如竹馬紙虎之不
足以脅敵則雖如何外交不惟不能補軍備之缺以奏功雖百計以自避失敗亦

綦難焉。

孰是而論。不知外交國防貴相維繫。而視同吳越。與夫民眾不知斯二者為有指臂之誼者。未有不蹈失敗之轍也。

雖然。外交軍備之雜駁不純。岌岌乎立於至難之地者。莫今日之俄國若。自東敗於日以還。不惟喪艦隊於其內。其於外也。向之不知不識。恃以保護吾人之權威。亦掃地淨盡而莫存。

自有斯戰。而吾國藉俄國國債之所增。殆達二十五萬萬。是此戰之於吾人。寧為歷史上至重且大之回轉期也。而內政改革諸問題。尤洶湧澎湃。迫吾人而踵至。奚以知其然。吾人不欲有以祛敵國外患則已。吾人苟欲有以祛敵國外患。則為俄國今日之急務者。舍改革內政。其誰屬。此必然之

理也、

原註 俄國國債之增加趨勢如左

年次

金額

一九〇二年

六、三四〇、六五一、六一

盧布

一九〇五年

七〇、八一、七四六、六一八

一九〇六年

七、八四一、一六四、五〇九

一九〇七年

八、六二五、五六〇、二一五

一九〇八年

八、七二五、五二三、二一〇

一九〇九年

八、八三五、八八四、一九一

雖然世無絕對真理也久矣、彼有一理、我亦有一理、外交而活動不息、雖列強

亦靡有敢伺其隙者。於此焉欲決內政外交之孰重。又將茫然而不知所歸。夫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固也。然苟以酷愛平和之故。遂謂可以弭敵於無形。則又未敢遽信。豈特不能弭敵而已哉。敵之野心。且將以吾之隱忍退讓。而益熾。語不云乎。汝欲平和。汝其厲兵秣馬以為備。悲夫。以平和主義者之至誠。其如不能動此真理何。

之二說者。吾人之所熟知。彼新聞雜誌。尤時相聚訟而不已者也。然兩說之所主。皆有至理存乎其間。以論理言。固有未容揚此而抑彼者。第當此國是紛紜之日。不能決其孰先而孰後。爾苟舍事實而僅尚理論。則外交之為外交。固不難以數語斷之。曰陸有銳不可當之士卒。海有所向無敵之艦隊。而後可與言外交。蓋英德之所競者。唯欲於軍備上占若是之位置。

而其勢力之無敢或侮，又未嘗不以是也。然在創鉅痛深之俄國，以國內經濟論，以凡百庶政論，欲自償其願，以整軍經武，勢蓋有所不能。則外交之方針，不能不衡情酌理以出之也。審矣夫外交官者，猶操舵之舟子也。不善察天時風勢，潮流暗礁，無以制進退而使得宜。臨機觀變，瞋目以凝視目的地之所在，斯舟子之職盡矣。吾人固不知外交之術，第欲求往事於歷史之中，俾古人既覆之轍，不至復蹈，揚長竟去，以抵吾所欲抵之地而已。

欲述今日國際間之俄國地位，有非可以楮墨罄者。蓋人之研究外交條件及目的也，不可不明其先後之脈絡。今昔之關係，顧以囿於篇幅，不能舉俄國外交最近史而詳述之。故先揭其大要而後及今日之外交問題。

俄國今日之國際地位不可不根據夫俄國及歐羅巴一般政局之三大活動舞臺即以近東與極東之俄國政策為基礎也予敢循是以進然後論其最近之大事與夫其事之影響、

第一章 列強關係之基礎

欲知歐洲之政局不可不取俾斯麥克之回想錄讀之蓋歐羅巴今之外交關係俾斯麥克天賦之才能與彼堅忍不拔之意志實有以肇其源也

自俾斯麥克出仕之初所以為天職者唯欲擁普魯西於霸主之地以促德之統一而已然其經營慘澹以成斯志也不惟達觀國內之趨勢仰觀俯察尤能逆料列強之連衡合從必將隨是而踵至、

時奧國方與普爭霸於德。論者匪不欲假武力以擯之。俾斯麥克曰：奧國之不可不損固也。然擯之道尤未可出之以過激。何也？俾斯麥克之意蓋謂普奧之爭與操戈同室無異。苟不幸而為第三者之所乘則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必長留芥蒂而牢不可拔。雖有俄之和聲下氣以相睦直拒之而不顧。蓋知俄之葛愜夫侯以克黎彌亞之役奧嘗捨之而不為其助。欲啖普之尋仇於奧以洩其忿。然普奧戰爭之慘禍終為兩競爭國之所不可避。初普軍之連戰連捷也。欲一舉以陷維也納。而後快俾斯麥克獨慨然曰：予惟異日普奧之關係所影響於大局者必將伊於胡底。欲有以不傷奧之感情也。為目前計乘勝以要盟城下非不可為士卒之快心事。然熟籌德國全體之利害則割地以購奧民之怨決非策之得。

者夫自普勝於奧而後予既知為列國者必睨視以伺普國之隙富黎德黎庶大王之再勝麻蘭布亞而蒙禍至於七年之久其明證也普法戰爭之將繼普奧戰爭而起亦徵諸歷史而自明吾人縱有以應拿破崙皇帝之所求以償中立之罪而德法之相積終不得相見以干戈更即俄國而論脫令聖比得堡政府知德之國際地位既以戰勝而益固則其處心蓄慮尤不可知孰是而論吾人苟徒逞今日之勇必將為異日之累不然亦足以致奧之恨徹骨而莫之能解欲制奧之死命者又安得不深思而熟計耶參謀會議之間斯言者自普王以至於將士殆皆置之不理哲言欲竊其領土而甘心焉俾斯麥克以口衆我寡莫可誰何議畢歸室欲墜樓自斃以為諫幸皇太子之見而沮之以

告普王、普王振筆以書其辭表曰、朕以朕之宰相將捨朕於敵而逝、又不克自得賢者以繼之、迺謀諸太子、太子是宰相之議、用棄赫赫、戰勝之雄威、屈己以講和。

綜觀以上所舉、不知者方以為俾斯麥克之傳記視若等閑、然歐洲外交之關鍵、實深寓乎其中、何也、俾斯麥克之於歐洲外交、克批卻導、竅操縱之而遊、亦有餘者、彼之深思遠慮、不以小利債大事、實使之然。

普法戰爭之將終、俾斯麥克逆知俄國政府必有所求於普、曰俄不忍法國疆土之日蹙、無已、則惟以一八七一年法益克福爾德之構和條約為標準、毋得越是以困之、至一八七五年、德法兩國之復欲失和也、皇帝亞歷山大三世果一意孤行、強之使息、萬愜夫之自伯林傳檄駐

歐各國、俄國公使、尤冠以確保平和之語、俾斯麥克深惡之、翌年、俄政府又詰俾斯麥克曰、俄之於德、在普奧普法兩役、既皆嚴守中立於先、俄或不幸而有事於奧、德將何以自處、俾斯麥克乃左右其詞、不欲率直以相告、俄亦有以窺其意之所在、遂巡猶豫、始曰、吾人深幸、兩王國之永歸於好、蓋俄奧兩國、與其勞師糜餉、以自疲、毋寧同心戮力、相結、以遏革命之禍於未然、然或不幸而天未厭禍、至不克饜吾同人之望、吾人唯願獨立之光輝、不以是而湮、歐羅巴之發言權、不以是而喪而已、蓋隱諷以茹柔吐剛之非計、德將起而為奧援也、雖然、俾斯麥克雖欲助奧、以制俄、而俄之睦誼、猶維之唯恐不力、蓋襲伯林會議之故智、一方則匿怨而友俄、他方則明目張膽、甘為奧之後勁、而不

辭、意欲假奧以制俄之跋扈於近東、而使維也納之視線、轉而集於巴爾幹也。

于是時也、可以為俾斯麥克之累者、俄與普之為姻婭是也。夫普王之於俄帝、往往畏首畏尾、唯恐其以己為不誠、斯於俾斯麥克之言之計、或不克盡聽而從之、然俾斯麥克匪石之心、未敢以是而遂轉、周祿夫嘗曰、唯其耽於同盟之夢、遂欲伸德之羽翼於歐洲者、促奧國同盟之亟成、是俾斯麥克之擇奧國以為護符、既在普奧戰爭之日也、審矣、惟於力行斯計之際、又深慮合從連衡與之俱至而已、然則彼果何為而惟奧是擇耶、雖歷數十年以至於今日、吾人猶不得不深味之、蓋微是則德之對俄政策、末由而明、俾斯麥克之言曰、德與俄不必以利害之

不相容而戰也。縱有波蘭問題之控之於前，然為杜革命之漸計，惟以皇帝之權利，而於兩國政府之利害，未嘗或異。十年以來，以俄國報章之不遺餘力，鼓吹排德，熟於俄之讀書社會，斯此等關係，為之甚微。皇帝而欲引德以爲己助，尤必於是加之意焉。況俄國國民之排德，以視對於濱海彌亞梅崙之鳩華亨族、奧國之馳勒威崙族、加穆加之波蘭族，恒不如其熾且烈，孰是而論，予於欲得同盟之日，獨捨俄而趨奧者，非猶豫而不能自決也。予蓋欲結奧以資守望之助，而俄之執事，諠尤不忍其遂弛。何者，德奧同盟之約，未必不寒於中道。苟以是而弛俄德疇昔之執事，諠兩國國民將一離而不克復合，奧民排德之波瀾，莫得而牽制之矣。夫奧於巴爾幹半島，以關係深切，日圖發展，德不出而沮之可也，為虎作倀，假

以兵而助其成、則斷乎未可、蓋德之與奧、於磐石也、為歐羅巴國力均衡計、不得不然、奧不幸而陷於亡、或不亡而欲弱德、雖竭其國力、亦當與師動、衆以為衛、然奧之為奧、未容恃斯同盟以自逞、非不容也、同盟之目的、固在彼而不在此爾、

由是觀之、前乎此之德奧同盟、俾斯麥克之意、第欲合兩國之力以禦強俄、蓋既知俄法同盟之必成、而欲先發制人、結德奧同盟以相抗也、讀俾斯麥克回想錄、則知一八七九年八月、彼之會奧國外務大臣安德朗於茹斯坦也、始創兩國同盟之議、披誠盡意、不數語而遂諧、時俾斯麥克相與論歐洲之大勢、安德朗直應之曰、果如君言、可以為俄法同盟之抗者、舍德奧同盟其奚屬、同盟條約之大綱、遂以粗定、而俾

斯麥克猶欲擴充同盟之範圍以禦強俄者禦他國卒以安德朗之不從而止、

雖然俾斯麥克之苦心孤詣終未為威廉一世所諒其於同盟成立之先躊躇莫決同盟成立而後猶惴惴心欲以告亞歷山大二世俾知敵奧即以敵德以全彼友誼然俾斯麥克以德帝拘於小節可以速俄法同盟之成常竊竊然憂之幸俄法同盟之後乎德奧同盟者至於十二年為俾斯麥克計未嘗不可以自慰然歐洲合從連衡之形勢果盡如其料而未之或爽嗚呼此俾斯麥克之所以為偉歟、

俄法同盟之初成第漠然以相互援助為主義自兩國之友誼益執始相約曰凡國際問題之發生苟有繫乎締盟國之利害無論其為一方為

假方當推心置腹共起而抗之自是而法國政府縱或不得已構釁於德亦有以脫孤立之危向之戚戚然惟德是懼者今則有情無恐不惟可注全力於文物經濟國之貨財尤克以有利之條件投諸俄國公債而莫虞然則為俄者將奈何其所以承同盟之惠當亦不讓於法耳蓋自有斯舉俄之為俄豈特不受伯林政府之影響而已哉欲脫德國金融市場之羈勒不得不於是求之當俄法同盟成立時俄皇太子即今方跋涉千里躬與西伯利亞鐵路之經始式然於斯路之效果猶茫然而不克自知策外交者何惟以歐洲為中心雖以欲得中央亞細亞而屢與英關而獨不知移中心地於亞細亞者職是故也

若夫英則終始一貫隨不與大陸政治之遺規而不敢或渝蓋歐洲之國力

既有三國及俄法兩同盟以保其均衡，英自不欲為最馭，強致一國於強盛，以蹈作繭自縛之愚。然英之政府，常有趨附三國同盟之勢，是無他，英之於殖民地也，不得不與俄法兩國相衝突。蓋沐龍之英國對歐政策，書嘗以一八九八年發蓄陀事件之顛末，公諸世，則知英法軋轢之事實，由來既漸，而與俄之不克相容，尤有甚於是者。克黎彌亞之往事，既可引為確證。俄土肇事之日，英又宣言曰：俄若占領君斯坦丁，英即視為仇敵。此外交惡不遑枚舉。日俄戰時，尤可想見也。俄合併西邁黎亞與守亞利之議，英知俄之力乍而獨贊，且以外交政策，誘德於近東，以制俄者，英懼俄之侵略印度，蓋使之然。孰執是而論，俄之發展於中央亞細亞者愈盛，斯英人懼俄之心，亦必愈熾。則其將以備印度國境者，掣俄之窺伺波斯之肘，不待智者而自明。自一八

九。年而後俄之力行積極政策於極東也。英以為將擴其蟠踞中國之勢力。嫌之益甚。英之言曰。俄而不得志於太平洋岸則已。俄而得志於太平洋岸。則英俄之於中國之均衡。不惟以是而遂破。舉凡亞細亞之英國領土。亦無寧日之可期矣。

雖然英之疑俄。實俄自召。俄嘗與英相競於西藏也。夫英之於大陸各國。常以無所偏倚者。為外交秘術。今且及於亞細亞矣。彼之不惜破歷史上卓爾不羣之位置。以求同盟於日本者。即其明證。

至日俄戰爭之終。歐洲列強之形勢。蓋如此。俄之外交。則又循此形勢而已。

第二章 俄國之近東政策

當賈若林二世治世。有足令人駭異者。俄國勢力之大。逞於近東。是自有此

而歐羅巴之俄國地位，縱謂定之於巴爾幹與黑海，殆無不可，何也？以地理論，以歷史論，俄國利害之繫於是者，重且大也。

試有人焉，欲遠溯俄土關係於數百年前，以明其真相，則知兩國之根柢，常有彰明較著之動機，深伏之而牢不可拔。

動機者何？曰保護耶蘇教徒與開放達坦耐爾斯海峽是也。之二問題，甚足名歐洲列強之反對，而難遽解決。夫君斯坦丁，世界歷史之樞紐也，既非吾人所能斷，吾人尤無偉力以解之，俾各饜其所願。

俄於巴爾幹諸國耶教徒也，以有利用同宗教感情，為其政策之基礎。毘純帝國有言曰：汝其畀予以正教，俾賴以傳耶教文明。俄之外交，嘗膠執是而未之或化，自瓊斯三世之妻索妃，而此觀念之根本，為之益堅，意謂俄皇

君臨俄國之日，保護世界正教徒之任，必隨之而生。以比純為第二羅馬，又以莫斯科為第三羅馬，且曰莫斯科將永為耶蘇教之淵藪，則與俄國國民之宗教觀念，尤相吻合。其與土耳其戰也，往往肇端宗教，易鼓國民之勇氣。即俄歷史證之，則知其君民同心合德，莫有如盛於俄土構難時者。

巴爾幹正教國民之於俄，尤合乎俄之所期。汲汲焉欲使莫斯科為羅馬而後已。蓋自比純帝國亡而土耳其代之，巴爾幹半島諸民族，唯藉教會為中心，以保其國民之生命。忍辱蒙垢，垂數百年，上帝不惟無以卹之，反畀教會以世俗之政權。摩罕默德之籍君斯坦丁也，尤以教會長老，支配教徒，使與百僚有司，共享與聞御前會議之特權。司法教育，亦以教會掌之。各種耶蘇教之民族，無力與抗，唯俯首帖耳，欲泣以待倒懸之解。所待伊何，一則待彼祖若

父信仰極致之教會，一則以待保護正教之強俄，耶穌教民族有恒言曰：俄必逐土以拯吾人，然自西歐文明之東漸，彼等之思想遂亦薰染陶鑄，漸變而莫能自知。法蘭西革命後，國民思想始激遍全歐，近東民智之不能獨錮者，勢也。希臘既躍躍欲動於先，半島之斯拉扶族亦漸薰染而莫能自己，自克黎彌亞之役，俄於巴爾幹諸族，宗教保護者之任，終難自保，巴爾幹斯拉扶之公屈於土耳其政府與僧侶政治者，尤足促國粹主義之發生，惟鼓吹獨立者之領袖，以恐觸官府之忌，猶須仗宗教為衛，故字亞利之首舉兵於教會，以字亞利語請禱於神曰：欲字亞利人之有教會者，舍此莫由。然俄之外交，唯懼獨立風潮日熾，而莫知所措，彼嚮者正教保護主義，既難支持，遂漸悟宗教上之傳說，究不足以繫人信仰，於是正教保護與渾一斯

拉扶兩主義，須擇善而從，何則？是時也，為俄國者，無論其進而干涉，退而旁觀，歐國之列強，必以其包藏政治野心，又況字亞利氣，鼓方張，獨立黨領袖，主皈依羅馬教說者，還不若英國民教會獨立者之眾且劇也。

字亞利人於世世相承之宗教，在屈伏於土耳其，其淫威時猶未忍捨去，而趨羅馬教，彼所宣言者，欲伏是以脅強俄而已，時渾一斯拉扶主義，漸已得勢於俄，俄於巴爾幹政策，亦受重大之影響，是其保護字亞利也，固不得已，俄國駐土公使伊克基將軍，遂亦不知不識，隱為渾一斯拉扶主義者之後勁而不辭。

一八七〇年，蘇丹詔許字亞利自治，自有斯詔，而字亞利民族之存在，始得土國公式承認，詔中曰：字亞利村落之住民，苟有三分之二，希望字亞利人

教會之成立，則許建之。其於教會長老之限制，雖未盡除，而宇亞利人之獨立運動，至是遂日漸進步矣。

一八七〇年之詔書，不惟搭宇亞利之歷史占光前裕後之地，俄國之近東政策，又以此是開鴻溝也。蓋至是而正教保護主義，遂為渾一斯拉扶主義之所屈。雖然，苟謂俄國外交所致，則又不然。夫俄於巴爾幹斯拉扶政策，往往駁而不純，壓迫之餘，或又從而助之。出爾反爾，變幻無方。駐土伊克基將軍，既於君斯坦丁行渾一斯拉扶政策而不顧，維也納之俄國大使諾維考，又有所謀於奧國外務大臣安德希閱伊克希而不使之知。曖昧不明，莫有能測其端倪者。而俄土之釁，遂出自意外。自始及終，以有成約，羈絆故不惟外無以待助於奧，而歐洲列強亦無詞責其中立矣。

字亞利領土雖垂諸聖斯苗亞條約然自黑海以訖於地中海者伯林條約成立之日又瓜分為三一歸土耳其一為自治州一則冠以西羅馬尼亞之名使隸屬蘇丹為字亞利者僅茲叢爾且受土制而為侯

奧大利則以聖奇亞克諾維拔薩置諸塞爾維亞與黑山之間使同族之塞黑二邦永離而不能復合復以守備及以委託行政諸名目阻俄國在巴爾幹勢力且得隴望蜀更進而合併斯昆德亞獲安基滑黎及黑國海岸之監視權達爾考基亞之海上法永不使飛行於獨立之黑國黑國國民之懋遷於海外者無與領事之保護永難發展夫列強之於巴爾幹斯拉扶也往往殘民以逞怯不為怪為己國利害計亦固其所與而得逞則塞之為塞既不克越海以與歐洲相聯絡則不能構事於奧以恃俄矣縱卧薪嘗膽日欲反其

舊日濶海之地而於實力未充之日唯吞聲忍氣捨之以趨華爾泰河流域轉求海路於薩洛尼卡而宇亞利人之於薩洛尼卡窺之既久則其不卸同種之誼拚力以抗塞者勢也嗚呼誰生厲階名此凶尼俄國外交之失敗於伯林條約者要不能辭其咎矣雖然俄國外交之失敗又豈獨僅此利令志昏以欲取羅馬尼亞之培斯亞拉昆痕至不惜以德蒲基塞拱手讓人則欲羅尼亞之不畔其可得乎然三國同盟獨乘之以新得締盟者而自固俄雖有百萬之師而入土之遠遂於是乎絕

俄國外交之冥頑不靈雖在伯林會議而後猶因襲如故宇國太守柏廷培之合併東羅馬尼亞也其為欲促聖斯苗亞條約精神之實現稍識列強關係者類能知之然俄則獨惡其賤而自專責之唯恐不嚴且舉而逐之國外遂使被

吾拯救之字亞利人痛心疾首謀脫俄國將校之高鞅勒而俄字兩國之情執一離而不可復合矣

時英之政策與俄迥異蓋以保護巴爾幹斯拉扶族自任也一八八五年駐俄英國大使致駐土英國大使書有曰英於巴爾幹諸國之獨立也自國民至訖代表輿論之報章皆謂決非以俄人之金與血購之是言也不惟未得其正鵠抑亦不明事理之甚耳夫聞渾一斯拉扶主義而駭者殆病狂也夫渾一斯拉扶主義者何亦一種勢力而已顧凡百勢力之可以為利可以為害自古迄今未不然渾一斯拉扶黨獨能異是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渾一斯拉扶黨果能終始不做以制勝生存競爭否曰未敢知也又試問之曰若輩能矯然不羈不受制於德國主義否亦曰未敢知也然則吾人於此將使伸其

力於歐洲歟、抑引而致之於亞細亞歟、孰得孰失、要為今日宜解之問題、不然、縱或不能遽解於今日、斷亦未容坐視而不解、予於此、欲有所謀於卿者、久矣、且非卿決無以饜予、夫以今日之政局而論、冥頑不靈之俄外交家、雖忍以巴爾幹半島、濺數萬無辜農民之血而不辭、顧其所得者幾何、猶未能自知、或者巴爾幹半島之國民、不惟不德而彼自怨、則可以為吾人之利矣、此予與卿所共見者、然使卿而急不暇擇、欲挾巴爾幹諸國、以沮俄南下、慎毋行於今日、迨為歐洲與盟國代表時、不得已而行之可也、夫吾英之特殊利益、既為卿與薩黎培侯之所收、予以是益、贊卿不已、雖然、卿毋謂吾人唯一之目的、可於巴爾幹半島告終、蓋印度其主、而巴爾幹半島其從也、苟傾全力於歐洲外交、則於亞細亞之自由、必將自喪、而後已、綜而言之、欲藉英俄之接觸面、以一掃兩國

之紛紜非相見以干戈則相結以廣汎之協約而已

俄國國民以不知渾一斯拉扶主義失敗之原因故於塞爾比之倚奧、字亞利之叛俄、遂斥斯拉扶族為不解恩怨。俄自一八八〇年而後、往往不以外交為意者、殆職此故。然在半島、民眾之無外交智識者、猶盲從曲附、大鳴王奧之非而親俄如故。俄國領事護之唯恐不至、蓋使然也。然駐近東之俄國大公使館、則反晏安自樂、第知依樣葫蘆、藉一紙報告以塞責、豈不大可慨乎、

自是而已爾。幹半島世世相承之利益、俄國國民遂置諸腦後而不顧。自亞歷山大三世建設西伯利亞鐵路之議起、俄國活動舞臺之舍歐、就亞、無暇復顧近東。既瞭如指掌、然俄國民庶、曾未敢有反對之者。

俄政府初既勇往直前、欲藉鐵路以連絡歐洲領土與太平洋中東之役、又甘

冒不韙。疆日本交還遼東。外務大臣陸思奇侯。知數年間不復有事於近東。乃欲結奧以自衛。時奧國方日以巴爾幹半島欲逞自慮。故望近東之平和。殆與俄同。俄乘此會促成一八九七年之俄奧協約。自有此而兩國之於近東。謂不難合力以保障之矣。不幸昊天不弔。半島之耶穌教徒。以忿土耳其暴政而為亂。巴爾幹各國志士。復加慫恿。之燎原之火。不可復遏。揣其用心。蓋謂土耳其滅亡之禍。將不旋踵而至。則耽耽逐逐。以欲瓜分其領土者。又何足怪。

俄奧於此一方知斯亂不可不戢。他方則於對土政策。仍欲保全領土。尊重主權。遂乃力革摩塞德尼亞之陋制。列強亦有出而與之者。夫俄奧之欲革者。曰恢復摩塞德尼亞之安寧。耶穌教徒之居於是者。則使易其地位而已。豈知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摩塞德尼亞之政廳。與裁判所。以事實論。其未

能脫土耳其政府及蘇丹之羈勒如故也。則欲求其無所偏倚。有非朝夕所致者。又況有耶蘇教國之浪人。飛揚跋扈。殘民以逞。土耳其方欲陰助其勢。乘之以獲漁夫之利也。

雖然。猶有視摩塞德尼亞改革問題為尤難者。俄奧協約之於巴爾幹諸國。是夫俄奧之於巴爾幹半島。其因承政策之迫不相侔。夫人而知之矣。排擠傾軋。至一九〇三年。賈勒掘氏即塞爾維亞王位而益甚。蓋當賈勒掘氏御極之先。塞爾維亞向以親奧派華蒲烈諾氏之郝笛蘭治之。一八八二年之奧塞密約。微郝笛蘭不為功。然則俄奧之於塞。勢力孰優孰劣。以塞王室為轉移矣。而於日俄構兵之日。塞宇兩國國民。且聞俄之敗而失色。蓋謂俄敗可以不利於巴爾幹也。夫巴爾幹之斯拉扶族。既無由知俄奧協約之內容。揣摩臆測。謂

非是不足以制奧之暴。俄挫而協約之力將俱喪。奧將橫行於半島。塞守兩國。知同類相殘之不足圖存。遂捨怨息爭。戮力自衛。所以欲結關稅同盟者。亦以是故。不幸囿於政治上偏見。以公表失之太早。敗於垂成。是無他。奧於斯拉扶族。恒以讒詬中傷。為世襲罔替之政策。則間字塞而不使合。亦其固然。奧既力起而抗之。維也納與培爾葛蘭德之關係。因以漸險。兩國關稅戰爭。果出現於旦夕。塞爾維亞。雖招損害於無窮。然國民之感情。與夫生產之精力。卒以是而始悟。

塞爾維亞之政治家。以欲得後援與同情計也。則視線之集於聖比得堡。自無待言。然破壞俄奧協約者。不自俄而自奧。一八九七年之俄奧協約。至一九〇八年。既已異其精神。時奧國方與匈牙利結十年為期之聯合條約。新

在外務大臣愛倫泰男欲藉以激發奧匈國民之愛國心引而致之外交方面以鞏固其合力於無形不寧唯是愛倫泰男亦嘗以一己野心博議會之賞讚蓋聖奇亞克諾薇拔薩鐵路之足動人目也久矣愛倫泰男欲建之嘗以告奧國議會然奧之自其國境濮斯尼亞以訖於希德洛微察之鐵路頗有欲假道於聖奇亞克諾薇拔薩者則男之有以飲人之望亦固其然

至聖奇亞克諾薇拔薩鐵路之意義則不在有形而在無形夫奧匈國民之欲自薩洛尼卡以出愛勤海者固不難得是以自慶然線路既窄又有重山疊嶂以梗之故第以鐵路而論不問其於軍事於經濟初無價值之足以炫人今之自維也納以往摩塞德尼亞者猶必以越培爾葛蘭德及尼希為捷徑則足以證此事之不虛矣蓋貨物之有關稅關係者姑置不論奧而無事於土

則已。奧而有事於土，不假道於塞爾維亞固不可，孰是以言。無論其為平時為戰時，奧所以抵薩洛尼卡者，不可不出培爾葛蘭德也審矣。

踵愛倫泰男而俱起，且為愛男所不及料者，無他，久而欲弛之巴爾幹同盟運動，忽又復甦於俄頃是也。俄國政府以奧國態度之與協約精神相扞格，力起與抗，舉國輿論又和之，唯恐或後變本加厲，國民之袒斯拉扶族者，遂躍躍欲試，以政治言，非不足以為利，而害亦隨之。夫斯事之非一時感情之所致，雖不待言，然在日俄戰爭而後，政界之趨勢既異，俄國民之於近東政策，嘗棄如敝屣而不之顧者，至是則又促之使蘇死灰復燃，要不可無深意於其間耳。

吾人當述是之先，尤欲轉眄於極東政策，遠溯活動時代而研究之。

第三章 極東政策

是書非欲即日俄戰役前後以論俄國所肇之事故第熟察其政策所從出公平判斷而已不然則吾人之於極東俄國之地位未由知其事實與基礎矣日俄之相爭於極東者非以西伯利亞之鐵路也日本輿論以西伯利亞鐵路之繫夫經濟者大寧欲結俄以自需一八九三年三月日本某報嘗論之曰日本當以聯俄為急務不然吾國指日本之外交將無以得俄贊助於海外貿易必損夫以今日論可以為吾國指日本之重政者莫經濟問題若願秉政者之亟有以圖之雖然其說也不獨報章之意見為然一八九四年駐日俄使嵯德祿之報告亦曰日本之贊俄法同盟者方日益加盛自今以往苟有政治機會之至則引而致之於吾黨之勢力圈內為日當不遠矣俄縱不必自進而

說之然貴審時度勢策之而使成也

孰是而論一八九四年之前日俄初無芥蒂之足言方將披誠盡意共圖輔翼詎知昊天不弔猝變之機實既隱伏於其間

夫朝鮮之苦苛政與重稅也久矣羣情擾攘咸欲得吏役而甘心王懼乞中國出兵以相援北京政府徇其請意謂朝鮮之為其保護者可藉是以共白於天下然一八八五年之中日條約嘗曰兩國政府不能獨斷遣兵以駐朝鮮日本乃據以詰中國並舉兵以破中國軍隊之成朝鮮者卒以是而失和日軍連戰連捷外人皆稱道之不置而中國軍之無能為役遂亦暴露靡遺時駐北京之鄔茄克大佐(俄人)致書國人曰予於午前三鐘赴戰場日軍方乘夜過是步伍整肅絕不有矜躁氣惟聞指揮官之號令聲清銳欲破予耳膜

非入者彈範圍決不為射中隊之內有距敵哨數武而未發一彈者以視中國之軍之自遠發砲其精練遙過之其進也如風馳電驟不知所止又有猛烈無比之海岸砲時乘人之不備以相擊予所從者第十一旅團之所率屯於海岸此海若有冰以塞其途予知其必有以破之不獨予觀者莫不作是想

一月三十日予離戰場日軍之所以為敵者中國軍也其數固甚微然日軍既其斯特性初不以敵之眾寡為意爾非平時之訓練有術決不至此

先是彼嘗評日軍之動員曰予欲以日本為可憚之鄰國異日之與吾人為敵激戰苦鬪於疆場者必日本也吾人之於極東嘗備之唯恐不至者以為唯中英二國之足懼今日則既異其勢矣予敢深信之曰可以為極東之主人翁者舍日本其誰屬彼必將以銳不可當之勢力支配極東之運命今日

固無信予言者。予又知予言之必不幸而中也。

觀是則知日本之實力。在昔一八九五年。既為外人及吾俄之所共認。然其占有優勢於中國。雖日本亦自明之。而國民愛國之心。不可嚮邇。苟可以助祖國之發展。縱犧牲身命而不辭。且可以試此意氣之日。既欲迫於眉睫。夫中日之役。以一八九五年之馬關條約告終。日本據之得遼東半島。以樹基礎於大陸。自有此而及於中國之勢力。遂有以為根柢矣。彼俄之欲壟斷西伯利亞鐵路者。至是尤不得不與競。時外務大臣陸勅夫以排割讓遼東之議。邀俄法而強之使歸。夫三國之所以勸日本者。非不謙抑其詞。然間接則遣軍艦以恫之。日本自知其力之不克。與三國為敵。不得已而見屈。而國民之憤激。徵諸皇帝之詔。勅而自明。詔有之曰。朕鑑我國（指日本）之現狀。未克自全。歷史之

命朕深恨之汝有眾其同心一德整爾戎旅昌爾教育朕將於干戈底定之日諮議會以國防財政之策朕欲賴汝億兆國民以慰吾皇祖皇宗之靈汝有眾毋以克戰自矜購怨大小友邦

自是以往凡所肇之事皆足以證斯詔之精神斯詔蓋所以定日本之國是而於日俄戰役前既發揮盡致者也

自俄勢力日逞於極東英遂不得不起而與競中東之役英嘗不惜曲己徇人以自國之艦隊德援中國以挫日本至是則事無大小忽又左袒日本而不辭

中東之役日本所執為口實者曰戡中國之野心以扶翼朝鮮之獨立其實則欲置朝鮮於己之掌握而已日人之居朝鮮者不惟恃強以逞其私且嗾

朝鮮人為亂於京城、一八九五年閔妃見刺而後、王之出奔於俄國、公使館者始一年、日本政治家知俄國之欲不利於彼也、三國干涉之怨、徹於骨髓、顧猶不欲構難於俄、俄皇加冕之日、日政府乃遣山縣元帥、乘是以與陸拔夫侯、結條約於莫斯科、曰朝鮮有事、兩國非協議於先、不得自出而干預之、豈知未及數月、俄竟甘冒不韙、棄條約之精神而不顧、徇朝鮮王請、為遣財政顧問一人、陸軍武官數人往、助之以舉改革之實、雖然、事未成而日之所以嫉俄者、乃倍徙於疇昔矣、蓋知俄之終、不可以理喻、而朝鮮問題之不可以姑息決、遂盡出其獲自中國之賠款、毅然以整海軍、

一八九七年俄國新公使陸瑞男、當時往東京、男當時嘗駐日有年、深知日本

之謀、蒞新未及數日、既有以窺其意之所在、乃於九月一日、報俄政府以事
之匪易、先是男之將去俄都也、嘗於日之擴充軍備、詳覈無遺、然調查所
得、往往大異事實、乃曰、日本自測知俄之對韓政策、自今年以來、軍隊之實
既倍於舊矣、又見其鐵甲艦隊、期以一九〇二年而成、曰、日本之擴充軍備、
將欲有以備俄也、審矣、是日、本既熱中以與俄戰、而戰之端緒、必肇自朝鮮
問題、蓋遼東之恥、國民必有以驅當局而使雪、第為時遲速有不同耳、
彼之不倍其租稅為苦者、實明證也、全國報章、尤勵之唯恐其不嚴、俄
人之居日本者、雖個人猶欲惡之、是戰費之不能倖免、有斷然者、俄苟
有事於歐洲、不惟日將幸其灾而與角、若不幸而俄英肇釁、則日英
合力以仆其極東根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翻觀極東俄國之所為，則有未容晏然自安者。其於朝鮮也，非不欲以保護國自任。然論其性質，則雖勞師糜餉，勢有所不能。借曰能之，俄國國力不可不增。有不容疑者，以今日論，浩淼無涯之防禦線，既推而至於極端，東西列強，以有以窺俄之心事，欲相率以制其機先。或於其計未成之先，促極東問題之解決，未可知也。雖然，為俄國計，與其解之於軍備未整之日，毋寧俟之於將來。據駐日海軍武官之報告，其時日本海軍，除海防艦、砲艦、水雷艇而外，戰艦有速射砲而可以與戰者，凡二十艘。軍港三所，皆占第一流之位。置以視俄國太平洋艦隊，僅五艘而無軍港，相去遠甚。苟欲出兵於朝鮮，則六千七千不難旦夕致之。然徵諸陸軍男爵之報告，未嘗不欲脩好於日。男之言曰：世界最強國俄羅斯之名詞，寧足以冷日人之感情，而構事白人。

之觀念，所以致黃色人種之懼者，亦重且大。雖然此猶不足置重者也。況日本之拒俄於朝鮮，有英國以為之盾乎。

陸瑞男爵之於此，雖汲汲焉，唯日本之戰備是慮。一方則力策對華政策之發展，李鴻章之至莫斯科也，俄之所以過之者，視山縣元帥為尤執手。一八九六年，中俄條約以成，中國許俄以西伯利亞鐵路之假道滿洲，俄亦先兵力相援，拒列強欲蠶食中國領域者。時俄朝野上下，方欲使兩國利害相接，第以西伯利亞鐵路之資於文化及經濟者大，初非敢以帝國主義行之極東。華俄道勝銀行之成也，亦曰以助政府之克行斯計而已。庸詎知事與志違，卒自陷於作繭自縛之境而莫救耶。

一九一〇年有崇拜李鴻章者，以秘密條約為題，揭一論於每日電報，其報名

此即赫德其人彼蓋嘗居中國稅務司之位者四十年於中國事情殆靡不知之而且詳者。

李鴻章與俄國大藏大臣薇伊笛之交涉情形可即薇氏論知之薇氏言曰俄之極東政策向以保全中國為基礎將來非修中俄之睦誼決非兩國利俄之出此其為自國利益計固不俟言然春顧中國之至誠亦居半焉蓋中俄兩國之利害有不得不與共者彼日本之斤斤自利欲亡中國而後甘心俄決不敢贊其計耳今日本之所欲者中國領土與俄國領海而已彼甘為我首而不辭中俄苟不合力以與抗決無以制其野心孰是而論日本而窺中國也俄即不敢袖手旁觀坐視而不之助夫此事之肇於何日縱非吾人所敢預知俄既擁有强悍之士卒精銳之重砲則肇事之日自不患無以禦之所

可患者俄之士卒重砲以海陸交通機關之未備未由致之於中日戰場然則居今日而論中俄之合力宜先凡百以亟籌之者在使中俄軍隊有途以相聯鐵路之不可緩蓋職是故無鐵路斯無同盟可以為吾人之結論者亦惟此二字而已。

李鴻章答之曰吾人既許俄之假道滿洲築鐵路以出海參歲矣尤不得不以行政特權拱手以讓貴國者曰結保護同盟而已然則吾人既諾貴國以擅用領土貴國寧不可以不以保全中國者自任。

自是而中俄密約遂成密約凡六條其第一條曰日本倘欲侵佔中俄領土兩國當推誠相助第二條曰兩國非經協議不得擅結講和條約第三條曰戰爭之日中國允以各港假諸俄國第四條曰中國為使俄國運兵輸糧起見西伯

利亞鐵路。允其假道黑龍江吉林。以出海參崴。俄亦不得藉為口實。奪其土地。而侵中國之主權。鐵路之經理承辦。以華俄道勝銀行充之。第五條曰。俄國有以該路運兵輸餉之權利。第六條曰。本條約第四條。須經中國皇帝勅許。始生效力。有効期限為十五年。倘欲展限。須於六月以前。重行商議。

俄之於滿洲及中國。敢明目張膽。飛揚跋扈。而不知止者。中俄密約之存在。蓋使然也。

密約之條文。嘗載諸一九一〇年之德國某報。該報記者又言。李鴻章深憤俄之不信。且引其言以證之。然俄之購怨李鴻章者。非俄之背盟也。政策之無定向。有以致之。薇伊笛欲聯中國。以促極東經濟之發展。初未敢一日渝也。在列強視之。以為西伯利亞鐵路之克假道滿洲者。中國所以德俄之索還遼

東藉是以酬之而已。德遂起而效尤。先眾以求償其欲。密約口血未乾。俄乃不得。不徇德之請。不出數月。德果以教士被戕為口實。長驅入山東。占膠洲灣。中國方待援於俄。乃俄不惟不相援。且曰。欲舉保護之實。不可無海軍根據地於中國本土。遂據旅順為己有。英亦倣之。而得威海衛。世之論者。乃大聲疾呼。謂俄將棄增進文明。發展經濟之極東政策。易之以武斷之帝國主義。此又大謬不然者也。夫俄以平和為極東政策之標的。何嘗稍異夫疇昔耶。其占旅順而無所憚者。大藏省之欲開拓大連。致世界貿易於蕃盛之域。而陸軍省策源之地。與夫海軍省之注目於朝鮮軍港者。遂不期而集中於此。自占據旅順後。日本政府以為俄既有以慰其夙望。則乘是以議朝鮮問題。必易得其贊成。時日本外務大臣西男爵。深知俄國事。嫻俄語。一八九八年三月。

乃以日俄條約草案示陸瑞，蓋欲以定兩國之勢力圈而使平也。草案有曰：日本之於朝鮮內地，俄苟許其自由行動，則日本當盡舉滿洲及其沿海之地，置俄勢力圈內。

日俄條約之草案陸瑞雖一再斡旋卒未邀俄允，蓋不欲舉朝鮮而棄之也。至一八九八年四月新條約成，該約係保證朝鮮之獨立，曰朝鮮而求援於一國，日俄兩國政府必經協議而後應，以視一八九六年之約章未嘗稍異。所異者，其第三條有不累及日俄通商之明文而已。

當是時也，日本外交之勝俄國者，有明確之觀念，以實現其目的而已。然駐日俄國公使亦頗洞察其形勢，齎之以歸報政府，而陸瑞與伊馳鶴尤深知日本之欲得朝鮮，縱嘗備嘗艱苦，決不肯舉而委之他人，二人於此固深信無疑。

日本政府既有全體國民為後盾而商賈入朝鮮者達數千人之眾尤相呼應以助之俄國則雖苦心孤詣欲置朝鮮於勢力圈內然孤立無助日人之所以沮其成者不可以勝計聞海軍省指俄國之欲占馬山浦也日本商人直盡購其土地又有政府隱為之援及俄人出而與競不惟土地之昂雖倍其值而莫得日本報章尤鋪張揚厲揭發俄人之野心俄人縱亦假駐韓俄使之力以得莫大利權然惟恃為奇贏他若鴨綠江與達希亞島之森林雖嘗落於俄人之手而關係者既久置不理政府又不為設法保護日商遂幸監督者無人相率盜伐至罄其所有而後已蓋視盜伐為己之權利也自俄國森林會社之計成方欲結韓廷以經營之日人知其謀輿論沸騰沮之唯恐不力一方則朝鮮政府及皇帝之用心又唯欲即授之於人之利權歲獲什一之利以自肥則其不

鑒於俄國會社之所為也亦宜矣。

俄國之於朝鮮不惟有日本以沮其行動即列強駐韓公使亦皆惡之或不滿於俄之政策明執敵對行為而弗恤據駐韓俄使柏祿夫之說則知所以取怨於列強者其原因凡二一曰極東之白人以為俄之對韓政策可以壟斷韓朝鮮之利權一曰留韓之各國教士大鳴俄國橫暴之非遂致其政府之排俄且曰朝鮮教士有奉新教者又有奉加特力教者然不論其所奉何教所隸何國靡不曰俄而得勢於朝鮮則他國教士之活動範圍必將日蹙不然則揮之國門之外而抱懷疑懼尤以新教教士為深中略以予觀之異日解決朝鮮問題時教士所及之影響必多且鉅此吾人所不可忽者。

雖然當國事多艱而吾人外交恒立於孑然無助之地極東政策之漫無定向

與夫秉國者之人自為謀實使然也。

自有一八九八年之日俄條約及一八九九年之英俄條約則識者謂俄對韓對華之外交足脫孤立之地不復見嫉於日英矣顧以極東政策之勢然無序政府徒臨事而懼督亂而不知所趨致復功敗於垂成惜哉

歐洲列強在中國逐逐之欲至一八九八年而達乎其極中國人士憤異族恣睢暴戾排外之禍躍躍欲逞於下政府之威信又日喪於上革命之風潮遂亦肇之於禁御矣

一九〇〇年一月宮中大權卒不屬於皇帝而屬於太后滿洲世族尤助圍匪而為亂列強直欲出兵自衛獨俄使穆爾思恐有以熾各國之野心力斥外交圍而不之諾猶豫莫決之間各國使館遂陷重圍無何而聯軍至矣無何而北

京陷矣。既奈之秩序，縱賴華爾德西以復治，而中國排外之熱，未之稍熄。蓋白人軍隊之至其國者，往往殘民以逞，適足以資排外論者之口實。獨日本則軍紀嚴肅，未召中國人士之怨。彼中政府之以同文同種，日圖脩好於日本者，亦與有力焉。

時俄國政府方鼓吹親華主義，不置而遣往北京將校，獨肆行無忌。逞暴德以致民怨，是與對華政策相矛盾者也。然俄國公牘猶力自辯曰：非俄之與中國戰也。一九〇〇年八月，外務省尤昭告駐各國之大公使曰：俄之佔牛莊而輸兵於滿洲者，以禦匪眾之襲俄國軍隊而已。以割中國民庶之敵對行為而已。此誠出於不得已。初無野心於其間。又曰：俟滿洲秩序既整，東清鐵路公司所築線路，不至有意外之虞，則中國國境俄兵將盡收回。

及北京外交團索償之日俄使嵇爾思欲乘之以獲利權為求各國之退讓有可以損中國主權者則沮之唯恐不力且詳陳利害促外務省以亟撤滿洲之兵未幾嵇爾思歸藍薩兒氏承其後然其所以指摘駐兵滿洲之非初不讓於嵇爾思氏之言曰俄軍之屯於滿洲適以破中俄之關係而予列強以可乘之隙也。

撤兵之議外務大臣亦諾之然俄都顯貴頗有以駐兵滿洲為利者謂非是不足自衛其利權彼以其說為非者則又曰俄佔滿洲而有之將有以熾日英之怒而至於戰然極東俄國之軍備不惟未可深恃行政司法諸制度尤非巨帑不為功雖然斯二說出而俄國政府遂不知所擇矣。

一九〇一年七月中國政府復要俄撤兵冷斯德伯乃以滿洲取捨之議決於

陸軍大藏二大臣、大藏大臣薇伊笛、直斥占領之說為非、陸軍大臣雖依違兩可、然亦曰占領之非其時也。

藍薩兒伯既奉政府交涉之命、至一九〇二年三月、中俄之滿洲條約成、據該約所定、中國苟無內亂之慮、則滿洲之俄國軍隊、當分三期盡撤之、且明定屯兵之數、滿洲西南之鐵路、則由中國政府為保證、俄政府又與中國政府約曰、中國苟背二者之一、即不得以該約束縛俄國。

該約未成時、一九〇一年秋、伊藤公忽蒞俄都、夫公之為人、以資性論、以地位論、夫人而知其為日本之大政治家、不問其於議會於政府、皆有莫大勢力、方其去國之日、日本輿論、雖異口同聲、盛言俄之不可不備、公則從容就道、猶深信極東問題之根本、不難以平和決之、故其來也、非奉政府之命也、又非有桂

內閣之諾也。第以個人資格謀兩國意思之疏通而已。

是年十一月，公訪俄外務大臣，說以西男草業之不容或已，意欲以朝鮮為日之勢力範圍，以滿洲為俄之勢力範圍也。

時冷斯德伯語公曰：日本之於朝鮮，吾人嘗深知其利害之鉅矣。然俄亦與接壤，欲盡棄之，勢有未能。今俄軍隊之駐朝鮮者，以權利言，數不得不與日本同。而君方欲以武力干涉之權，獨歸日本。日本苟遣重兵以扼朝鮮險要，為日本計，誠善矣。而於海參威與南韓諸港之樞紐，其如吾人之自危何？君於此，果將何以慰俄耶？

公答之曰：吾人蓋非欲以備南韓各港者，恫海參威不使往來，且將予俄以神聖之誓而慰之。夫保南韓各港與海參威之聯絡，惟貴國自由，然貴國海軍苟

有欲借南韓各港者、則各港既喪之日、為朝鮮計、必為貴國之附庸、是與支配地中海英國所占奇蒲辣爾同等矣、將慈可夫擁朝鮮而使之獨立、為日本計、誠有不可已、願有以慰日本國民之志、且貴國又何為而不求逞雄於中國耶、團匪之禍、雖賴列強之力而克平、然禍之尤烈於團匪者、安保不墮團匪而猝發、蓋中國之事、頗有不可以常識決者、今貴國苟從吾所好、則逞雄於中國之日、亦得無他慮之慮矣、

公以未償厥願、乃去俄都、當公之離東京也、駐日俄使伊馳鶴、嘗警告政府矣、蓋知日俄之或即或離、惟以公此行決之、不幸伊氏之言、卒為兩國構事之讖、公既歸、至一九〇二年、日英同盟之報、果乘吾之不備而至、諉者有謂日英同盟之成、非公之所預期者、姑置不論、自有此而日俄肇釁之日、日本有恃無恐、

當為識者共認無疑。反是以論俄，向但備日本而已足者，今其後勁之英，亦不得不俱備。夫可以為日英同盟之抗者，俄法宣言而已。自有俄法宣言，則兩國維持中國之現狀，人所同見。然維持中國之現狀云者，第出兩國之師心，宣言之繫，夫日俄戰爭者，不難即伊馳鶴所論而明之。伊氏嘗曰：苟驅法國預日俄之戰，決非所以利俄。法既助俄，英即助日。雖然，其如俄法之聯合艦隊，非可以為日英聯合艦隊之敵何。

不寧惟是，宣言發表而後，法國外務大臣，又嘗於下院明言俄法同盟之範圍，不欲推之於亞洲。達爾觸憤其言而駁之曰：然則何為而貴有俄法宣言耶？自有此而俄國國民，必將曰：一朝有事，法必相率以來援。日本亦欲以是而仇法。
(甲略) 世界各國，尤共信俄法之於日英，將互競於疆場者，即此時也。

自日英同盟成，日本既得活動之自由，顧猶未敢倚此自安，卧薪嘗膽，熱中以整軍經武如故也。以視俄之紛縈無定，要未可同日語。丁是時也，俄方力圖鴨綠江之森林，一九〇三年又擢亞烈奇為極東太守，日本於俄之政策，遂益信其將以侵略為事矣。

一九〇三年，俄於滿洲取捨之途，又茫茫然不知所擇，幸極東太守有以知日俄必將一戰，乃罷撤兵之議而不行，俄都頗有非其說者，易策以迫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以其與一九〇二年之中俄條約相牴牾，拒而不納，言詞之厲，未之前見，蓋有日英同盟以為之後援也。先是新置極東太守之日，駐俄日使即示冷斯德伯以日俄新約之草案，視昔成自西男之手者，殆無遑度，兩國磋商良久，然俄所要於日者，既不欲日置喙滿洲，而於朝鮮問題，又峻拒其議，而不容。

於是日本輿論激昂達乎其極。彼維持中國之英更慙息於其間。則日之堅執不屈有斷然者。

事至於茲。平和之能維持與否。惟以俄之放棄朝鮮。轉注其力於滿洲與否決之矣。及陸瑞男爵再駐東京。至一九〇三年。果報政府曰。熟察外交關係。知吾俄既未由致力於極東。斯一八九六年所定之國是。遂亦不能復行。夫朝鮮經營之道。姑不論其善拙。為今日計。毋寧暫置不顧。留俟異日。而以經營朝鮮之手腕心思。盡傾諸滿洲。蓋吾人於滿洲。嘗流國民之血。靡無窮之帑者也。則必須拚全力以保之。無待智者而後明。不然則喪權辱國。將莫過是。苟有躉予之說者。願亟定條約。不使日染指於滿洲。以明兩國之勢力範圍。且條約之明文。予意當以三項足矣。三項維何。曰置滿洲於日本勢力圍外。置朝鮮於俄勢

力圍外曰日本不得築要塞於朝鮮沿岸以沮對馬海峽之交通。曰新約既成則凡舊約之關繫朝鮮問題者概行廢棄是也。夫日本今日之輿論不惟欲驅吾人而出朝鮮即於滿洲問題亦逐逐焉欲分杯羹而後已。雖然吾人苟肯出草案以與切磋則化干戈而為玉帛亦未必難耳。

俄政府不知從陸瑞之計其與日本交涉惟以咬文嚼字為能事。雖一再退讓益滋日本之疑為日本者遂忍無可忍矣。

日俄之外交關係絕於一九〇四年一月至一九〇五年九月。樸斯摩斯約成而復續該約綱要如次。

第二條曰日本於朝鮮不問於政治於軍事於經濟。俄國政府概認為有卓著之利益。故凡百措置俄皆不沮。第三條曰凡可以侵害中國主權或背手機會

均等主義之領土利益或優先專屬之利權。俄政府概不得享之於滿洲。第五第六條曰。前經中國政府承認之旅順大連及其附近之領土領海租借權。並由是而生之一切權利特權。與大寬城子旅順鐵路暨一切附屬財產。俄國概允轉讓。第九條曰。俄國皇帝允以薩哈連島之南部。割歸日本。惟兩國政府均不得於薩哈連島及其附近島嶼。建築堡壘。而於宗谷海峽及韃靼海峽之航路亦不得有以沮之。第十一條曰。凡日本海華克海培林海沿岸之漁業權。其繫於俄國領土者。俄國允讓日本國民。且另以專約定之。

綜觀該約條目。則知俄於極東之帝國主義。既漸滅而無遺。然俄之內政外交。又別開生面。

西伯利亞鐵路經始以來。工事之煩。遠越國境。至不得不歲出巨帑。糜之於數

千里外之地、而俄之重心、遂漸自本土、以移諸邊陲、至是則重心之位置既復、始知以刷新內政、拓國內生產為先務、則外交所趨、亦以俱異矣、

俄國戰敗之結果、吾人既於講和條約認之、踵是而生之問題、則戰後措置是也、然為極東新形勢計、處之之道、厥惟一端、即以保守主義、自維未喪之利權、與太平洋岸之故土而已、

海軍既滅、陸地根據、又半讓於日人、更欲於極東領土、戍兵築寨、以為衛、不惟歲出之鉅、益膨脹難堪、且招日人忌、必設法以相沮、則惟吞聲飲恨、踐講和條約而莫渝、何也、與其雙言之、毋寧友之也、

新外務大臣之政策、在在以此想為根柢、講和條約明文而外、尤有待商於日本者、俄國沿岸之漁業問題、是兩國之所以交涉於俄都者、至難且久、至一九

。七年而始成期之。以十二年日本獲莫大之利權。某政治家嘗喻以為俄之秘密賠款。概可知矣。雖然。不惟某政治家。以吾人論之。亦慨犧牲過鉅。惟吾俄極東漁業。初未臻發展之域。而吾領海之漁業。向既入日本實業家掌握。彼農夫仰給肥料於豆餅者。猶藉是以獲利於無窮。諺有之曰。急則治標。吾人既以修好日本為得策。又何樂而不從其求耶。無何而滿洲疆界之議。與漁業條約俱諧。自是以往。極東之現狀維持。遂有兩國保證之矣。

日本既獲有朝鮮。乃以確立一己主權。鐵路以築。港灣以掘。在在以便於戰術為標的。其於安奉線也。亦易狹軌而為廣軌。經營締造。視吾俄當日之偷安苟且。殆相天壤。則極東俄國國民之不克自安。固無怪而人心之懼。以一九〇九年為尤甚。有謂不出一九一二年而日俄必將復戰者。蓋以日本戰鬪準備為既

成也

俄國大藏大臣東遊之日、俄國民之在極東者、聞伊藤公將會於哈爾濱也、疑懼之念、殆難自禁、詎意天誘其衷、不欲使彼日本政治家、新結日俄條約、以自慶、卒於哈爾濱降車之際、見刃於韓人之手、不識時務者、且謂日俄平和之紐、將以公之死而中絕、幸其言未中、南北滿洲利害、兩國遂相維繫、而不可或離、俄國極東政策、雖在今日、猶無一成不易之方針、遂力避膠轕、不惟於日本、即於中國、亦往往屈己以臨之、故一九〇九年中俄之約、東清鐵路附屬地之行政裁判權也、中國卒有以勝之、然即斯條約論、姑不問其意之何若、要未可謂為成功、蓋自此俄國政府、一易其疇昔地位、不得不代東清鐵路為締結鐵路條約之人矣、若裁判權則列強之享有特典於中國者、尤以欲喪外人地位、德

美抗之於先中國政府又為美惑而和於後

然則俄於北滿地位何亦曖昧不明耶俄於列強恒予以毀吾利害之機會蓋使然也夫日本之於南滿以地位言殆與俄之北滿相若自美提議鐵路中立兩國遂舉接近之實美非不知日俄之相接可以自陷利益於危殆然猶促之者外交失敗故也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歐洲各報以美國國務卿諾克斯之提議原案公之於世

據俄國某報言諾克斯提議之意曰凡滿洲鐵路不論既成未成欲使中國借款購歸置諸各債權國支配之下曰列強之勢力以債權之多寡異之曰此計不能行當以錦愛鐵路之敷設權酬列強曰資本國之以是組織者不惟滿洲既成鐵路可釀資以購之欲造而未造者亦得先眾以獲其權

該案雖秘之甚嚴，然美國欲窺日俄意旨之日，既先喧傳於世矣。

自有諾克斯之提議，俄國政府至不得不於極東二策之中，自擇其一。然入非易決之問題，幸該案為利於俄者，不可勝數。何也？俄苟捨其東清鐵路，以讓資本團，不惟歲糜數百萬盧布巨帑，克自此而遂已。即既耗之膏血，亦有以償於旦夕。夫如是，則邊防之費，既不慮無出，有列強與美隱相護持，亦以脫極東之孤立地位。

諾克斯之提議，必得日俄之諾而後行。不然，僅中立其一，部不足以饜資本團也。然日本之得滿洲也，既勞民傷財，不從美計，自無待言。獨不解俄外交家自求失敗者，明知日必斥諾克斯之議，乃又先日而斥之。夫斥亦可也，斥之而後猶百計以說列強之共斥，則博日歡心，適以致美怨。雖然，此猶細流末節，不足

掛人齒類也

俄又容美國之議，此不惟為日本敵，美又不能積極以為後援。蓋美之與俄，縱可結經濟協約，而以言政治協約，則猶未也。借曰能之，欲恃美之實力以制日，終非可期。諸旦夕，蓋美亦嘗投巨帑於海軍矣，然實際戰鬥力，究在兵而不在金。且無論海陸軍備之實力云者，初不獨以武裝已也。強弱之所由判，視組織與精神，予不敢知曰：美國人之無愛國心也。予又不敢知曰：美國民不克逞其嗜，昔之勇禦外侮以自全也。然論其性質，終非侵略之國民。反是以觀日本，以財政言，固不克如美國之舒。然尚武氣象，決不可以財帛購。或者不察，方謂已拿馬運河告成之日，美國海軍之勢力將二倍於今日，則其欲占極東問題之重地，有斷然者。夫此事之未可付諸等閒，固盡人知之。然當研鑽現在之力，決

未容以肇於將來者為準繩。是俄之所以拒美之議而不顧也。

雖然諾克斯議案實有以促俄之確定其極東政策也。東清鐵路者俄與邊境之要衢。雖在黑龍鐵路告成而後該路價值如故耳。俄不欲逞於極東則已。俄欲逞於極東斯路不可以無保。愚者亦知之。是又俄拒美之主因也。且俄於錦愛鐵路尤斤斤唯恐其成。此徵諸俄國雜誌而自明。其論有曰：錦愛鐵路而成不惟自南方以訖東清鐵路即於俄之領土無不可據為通衢。則關於政治戰術者決非淺鮮。且東蒙北滿之東清鐵路尤將盡喪其利而後已。

然則日本將奈何。其不欲錦愛鐵路之成決不讓於吾俄。蓋以其為南滿鐵路之競爭線也。

不惟鐵路即以俄與列強所爭之裁判權問題論日之地位殆亦欲與吾俄相

若日俄之日圖輯睦者又未嘗不以是美國提議而後果如聖彼得堡政府之
忠言徒予日俄以相親之隙雖自悔其鹵莽而無及矣一九一〇年五月美國
國務卿遂從駐俄大使之請通告俄國駐美大使陸瑞男爵曰今後俄國附屬
地帶之裁判權美國不復出而與之且又以訓哈爾濱之美國領事夫美國民
之居於哈爾濱者遂不克如他國之眾則於裁判權問題之退讓固無關輕重
然其必由是者又有深意其間不然松花江航路問題交涉之日中國政府何
竟快諾吾俄之求而無猶豫耶

一九一〇年六月第二日俄條約成於俄都吾人以所繫者鉅故全錄之

日本帝國政府及俄羅斯帝國政府為力保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即俄
歷十七日所訂條約之主義起見並欲推廣該條約之效果以確保極東之

平和爰定下開各項

第一條 日俄兩國為各國交通簡捷其商業蕃盛計合力以圖滿洲兩國鐵路之改革及該鐵路聯絡事務之美備凡有沮此計之競爭者兩國相戒不為

第二條 凡日本國與俄羅斯國或兩國與中國所訂之一切條約日俄兩國皆奉行唯謹據以維持滿洲現狀

前記各條約之抄本日本國與俄羅斯國業既交換

第三條 凡各種事故有侵害滿洲之現狀者兩國當和衷協議以籌維持之道

本條約經下記各員各自本國政府授以確實足徵之委任狀簽名蓋印存

留為據

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即俄歷七月三日)立於聖彼得堡

外務大臣 伊馳鶴

日本公使 男爵 本野一郎

日俄條約成立而後、朝鮮併合之報不出二月而踵至、是斯約與朝鮮問題、有密切關係無疑、俄國報章有謂日本併吞朝鮮、不足致何等影響於俄者、又有謂日本將以是失島國地位、自陷不利者、掩耳盜鈴、第足欺婦孺而已、夫日本吞朝鮮、雖出無已、而俄決未容引為快事、何也、朝鮮亡而俄之對韓政策、以終日本之大陸發展、有以肇其端矣、

雖然、日本之至是者、亦由如辛含苦以自奮、當其未亡朝鮮之先、以欲芟其舊

日秕政故殘慘暴戾無所不至向來隱忍坐視之列強至欲起而干涉吾人固不敢揚人之惡以自矜而二三較著之事實則不可諱夫朝鮮果何為致亡乎蓋彼日韓兩國皇帝條約使然然日韓兩國皇帝名分相若也地名相似也以名分相若地位相似者而有此斯日本攝取歐洲文明之程度遂不得不盡露其實彼雖襲歐洲文明之皮毛而論其骨髓則為東洋人如故也世果有以殺人為有司與刑囚之契者乎是不惟吾人所不能解且日本所以行之朝鮮者往往高視濶步無所或憚遠至併吞之日則又設詞以自飾以己之矛陷己之盾雖欲不異烏得而不異

語有之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夫朝鮮之亡也今既末如之何矣若夫日俄條約則深繫夫俄國今後之政策居今日而驟是之殊為過早蓋條約之實績不

得不徵之。未未俄所以措置之道。吾人既莫之能察。又何所據以立論耶。惟歐洲報章亦曰。日俄條約之價值。當決於實際之手腕。不當決以約章空文。雖然。價值云者。尤非僅以影響極東政局為基礎而已。條約之精神。既以保障極東平和自任。則凡可為衝突之機會。俄皆得而抑之。使遠何也。自有此約。不惟自中國以至列強。構事之虞。不復如疇昔之易。俄於亞細亞方面。亦無後顧之慮。向來弛力於歐羅巴者。今可以轉鋒注之。則日俄條約之關繫俄之對歐政策。亦決不可輕視者也。

第四章 英俄法三國之接近

日俄戰役之先。歐洲之平和。與夫國力之均衡。惟賴三國同盟以繫之。英國雖常保其獨立不羈之態度。不欲以同盟束縛其自由。及日英同盟成。不二年而

日俄之戰以肇，則繩以春秋之筆，不得不大書特書曰：英驅日本而使戰，夫英之所以結日本者，不惟欲疲俄國已也，尤將藉是以殺日本之勢，而自固其極東之地位，而於日本戰勝之影響，初不暇計也。

自一八九八年以來，法知俄注全力於極東，當竊竊焉不克自安，彼聳人耳目之發蓄達事件，又踵起於是年，俄之於法，雖不惜竭力以相助，然法之布置，未周，卒不敢起而與英戰。

然英法之戰，雖既過之於事先，為異日計，則又不敢保其必不復燃，彼法之不克自安於大陸者，方將躊躇四顧，力籌所以自衛之道，今法而不欲脫斯窮境，則已，法而欲脫斯窮境，非聯英而捨德，則聯德而捨英耳，時法以發蓄達事件，啗英甚，輿論喧擾，殆有不可嚮邇之勢，法國民之言曰：與法不共戴天者，英也。

吾人苟決志以與之戰，則於德之喪地之辱，必抑之使忍而後可。不然，不惟無以利法，且俄國之力，方集注於極東，居今日而構難於德，必不能據之以為援。又況二國同盟有守望相助之義耶？惟德亦有以窺法之所趨，乃假藉巴黎輿論，以為德法脩好之利器。雖然，手不應心者，伯林外交之通弊。德既無以自全其志，法之排英之熱，遂不旋踵而漸消。且遽易其所持之論，曰：德法而相親，則德之遇法，益將遺大投艱而莫已。苟引泰蘭崙之語以相喻，則無異夫馭者與馬之同盟而已。

一八九八年，法簡慈達為駐英大使，慈達之為人，嘗鼓吹親英論，而莫敢或渝。又有外務大臣，笛爾賈塞以和之，遂相呼應，以策英法相親之道。倫敦政府亦漸有以識其真誠，且可以藉政治上之聯絡，以助兩國通商之發達。至一九〇

○年英皇愛德華德登極友好之執達乎其極英法仲裁裁判所成於先親執之條約又踵是而結於後阿非利加埃及摩洛哥諸殖民地之積念成於是消英法協商之報至倫敦民庶頗有不以其計為然者巴黎之抨擊之者且視倫敦為尤烈下院議員尤有力斥放棄埃及之議者蓋謂償之者不如得之者之鉅也雖然當獲得利權之際此等現象往往而有法人之論固與無理取鬧者有擇而以視英法協商之繫夫國際經濟則得失之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方俄之敗於日也聞者皆慮俄之一蹶而不可復振蓋國力之以俄敗而失其衡者要不能假英法協商以補之而世之視俄為無足輕重者至是亦有以知俄之繫乎歐洲平和矣

英法協商之成也德方視為己敵欲有以破之而後已一九〇五年三月德皇

臨幸摩洛哥之日，敢以窘迫態度遇法者，職是之故。英國知其然，益自幸法之與之善，遂亟欲熄日俄之戰，使為俄者復致其力於歐洲。日俄脩和之際，英獨不惜有以抑日本者，亦未嘗不以是也。後乎濮德麥斯條約之亞爾瑞希辣會議，不惟英法兩國莫得而問之，使疎俄國之全權委員，亦奉政府之命而附英。反是以觀敵陣，則散漫而無紀耳。

奧之於德，雖自踐其盟而莫渝，而於摩洛哥問題，則以其無直接關係，力說德政府以退讓。意之不肯盲從德國，視奧尤甚。其於會議之重大問題，靡不以英法俄三國為轉移。德奧二國遂不得不處於孤立之地矣。

亞爾瑞希辣條約者，英俄相親之紐也。兩國委員之於斯會，恒欲同其步伍，而唯恐或異者，所以明兩國政府之意，將棄舊惡以共制德之專恣，倚之以擁護。

利益而已。雖以素主排英之冷斯德伯至是亦知英俄相接之不容或已。繼冷斯德伯而起者其主親英之論。視冷斯德伯為尤力。外務大臣伊馳鶴乃一易外交之方針。凡可以為兩國邦交之累者。盡舉而去之。經營慘澹。卒償其志。

第五章 英俄條約論

一九〇七年八月。英俄條約成於俄都。該約既以波斯、阿富汗、西藏為標的。則內容亦分為三。試撮其要而錄之。

一、關於波斯者

第一條曰。英俄兩國互認波斯之接壤俄國及阿富汗、培爾基斯坦者。以經濟與地理計。為有維持平和秩序之特別關係。其在自賈斯黎、希林、經伊帕亨、伊哀斯脫、賈克、以訖於毗連波斯之俄國及阿富汗兩國國境交叉點之外者。

不問其為政治為商業、英國決不為自國要求利益、且不助自國國民要求之、而於俄政府所擁護之利權、尤不出而相沮、第二條曰、其在自阿富汗國境、經
茄奇克、昆爾奇、漾德、驥爾們、以訖朋、笛爾拔斯一帶之外者、俄國應負之義務、
與第一條英國之所負者同、第三條曰、第一條第二條所定區域之間、設中立
地帶以明之、第四條曰、波斯政府之稅關收入、即亞爾敏坦及波斯灣之稅關
收入以外、其餘各稅關之所課者、既嘗以擔保波斯折兌銀行之借款、仍不變
其支出之途、至亞爾敏坦及波斯灣之稅關收入、則與裏海波斯沿岸之漁區
收入、及郵政電報收入、共使波斯政府、以整理波斯帝國銀行之借款、第五條
曰、波斯政府、倘濫用擔保借款之收入、至累英國或俄國政府、不得不出而監
督、英俄兩國政府、當以本條約為基礎、開誠磋商、力避干涉、

二 關於阿富汗者

英國政府不欲變其阿富汗政治上之地位，惟本平和之至誠，行其勢力，決不出何等措置以脅俄。

第一條曰：俄國政府允以阿富汗置諸俄之勢力圈外，不遣官吏駐之。凡一切政治上之關係，惟英政府之命是從。第二條曰：阿富汗倘恪守亞彌爾條約，則英政府不惟不占其寸土，且干涉其內政。

三 關於西藏者

第一條曰：英俄兩國相約尊重西藏之領土，且干涉其內政。第二條曰：英俄共認西藏為中國之所有，非經過中國政府，不與交涉。第三條曰：兩國均不遣代表駐拉薩。第四條曰：兩國不得為其國家或臣民要求西藏之利權。第五條

曰、舉凡西藏之收入、不論其為財帛、為貨幣、不得價抵於英俄、或其兩國臣民、英俄條約成立之後、英國外務大臣葛蘭、即以報知駐俄大使、據葛蘭之言、則知該約之於波斯、第囿於兩國領土之接壤地、至波斯灣、不惟不屬於是、且其沿岸之地、不必盡為波斯之領土、故英之宣言、但曰英自百年之前、既有特殊利益於波斯領海、俄亦聽其說而不斥、英又曰、英政府雖欲致全力於波斯現狀、及促自國通商之發達、而於第三國之貿易、決不敢有以驅之、英俄條約之報傳、英國兩院、群起而論其得失、間有責政府退讓過甚者、其於波斯一方面、尤力斥之前、印度總督賈崇、亦謂綜觀政府過去五十年之條約、所繫之重、莫有逾於是者、甚至道聽塗說、靡不以英俄條約為芟除兩國芥蒂之良媒、惟於英國所喪失之大小、則未能盡入而同所見耳、

論者曰、以論波斯之瓜分、則於經濟於商業、皆可以為俄國之利、何也、自有斯約、不惟通商道路之重要者、悉入於俄之勢力、即人烟稠密之商業中心地、與夫首都提海崙、亦盡視為己有、賈崇嘗曰、英國以欲有利於俄、雖百年來之所經營慘澹者、至亦棄之如敝屣、葛蘭答之曰、徵諸百年間之波斯、可以為吾人之所自炫者、果何物耶、以世紀論、吾人之於波斯、無論其於政治於經濟、未嘗有出而與競者、吾人遂克自由出入於其南、無何而獲國立銀行之利權矣、無何而獲賈龍河之航行權矣、無何而獲亞滑斯、提海崙之鐵路權矣、無何而獲亞滑斯沿線之利權矣、後者雖以土人悍惡、猶未實行、然所以克獲此等利權者、惟藉外交與商工業之力而已、今日而不結斯約、則百年後之現象、正未可知、予深望議員諸君、鑒茲二十年間之事實、在昔二十年前、南波斯之俄國領

事館無有也。俄國銀行無有也。俄國貿易無有也。然距二十年而至今日則如何。脫辣蘭斯賈斯帛漾之鐵路達矣。提海崙及梅麻脫之支線成矣。俄之貿易漸南下而與吾競。船舶之仰給補助於政府者。方銜接於灣內。伊斯帕亨與蒲希爾有俄之總領事矣。朋笛爾拔斯驥爾們哈麥達微伊斯坦。皆有俄之領事矣。又有電線以通撒伊斯坦。而刀劍且衛其後也。試繙地圖以觀俄與波斯之關係。則知俄之為俄。豈惟獲有首都提海崙之政權。且能於一令之下。集兵力於波斯之北。斯其勢力之偉。不難推知。不寧惟是。俄又挾其全國之關稅。以應波斯之借款。波斯政府。不惟不敢告貸於他人。且於一定期限之內。誓不復以路權授人。而稅務監督。亦委諸俄人之手。凡此豈非皆不利於吾人者乎。綜觀外務大臣之演說。則俄於波斯之位置。殆有以知其詳矣。

註 欲知俄於波斯之勢力、試取波斯貿易年報以讀之、其畧如左、

年次

英國

俄國(二者皆以百萬克龍為單位)

一九〇一	一五〇、六八	二〇二、一八
一九〇四	一四七、二五	三七一、五四
一九〇五	一四八、四二	三九一、八四
一九〇六	一六八、九三	四四七、七九
一九〇七	二〇五、六四	三九三、八三
一九〇八	一八二、八〇	四〇八、六三

俄之失敗於滿洲者、唯可藉是以自慰耳、雖然、英所以結此條約者、未必無定見於胸、據葛蘭之言、則知其所享者皆實際之利益、彼之言曰、今為防禦印度

計則撒伊斯坦寧為不可或侮之地。俄國苟築鐵路以通之。或浸潤其勢力而至此。將有以入印度矣。中略英之以亞細亞諸國而與俄約者。要以軍事之理由為根據。俾自戢其侵略印度之念。苟俄不自量而出此。將未有不以勞民傷財終者。蓋印度國境之要塞。終非俄人所克陷。然或藉鐵路以相迫。或假政治勢力以相伺。則印度將不能自安。吾人遂亦不能不糜巨帑以備之矣。由是觀之。英之結斯條約者。為備俄之侵略印度也明矣。其於阿富汗西藏波斯。意亦猶是。

自有斯約。英俄之於波斯。不復至有相爭之患。而俄國之所獲。亦非淺鮮。棘蘭斯達翁嘗曰。兩國苟相持不下。則乘是以致利者。惟在第三者而已。吾人雖棄南波斯而不顧。初無何等損失之足云。蓋南波斯既有海岸為中心。則俄國貨

越國而往者。要不能與海運之英貨相競。而印度之俄貨。亦不能以是為根據矣。反是以言政治。則英俄條約既成。俄苟出兵於波斯國境。英不惟無詞以相拒。且不得不為之援。吾人而不事遠征。則已。吾人而事遠征。不患不能假道於波斯。

提海崙政府。雖日望吾之撤其戍兵。歐洲報章。亦頗有贊之者。然俄而撤其戍兵。北波斯之秩序必紊。秩序紊。斯通商之途絕矣。報章既以俄之戍兵波斯為不當。則於土耳其之占烏爾敏也。何獨緘默而不言。夫土之占烏爾敏者。將挾是以制俄。俄又安忍坐視之耶。

註 近日波斯之形勢。頗有不容晏然自安者。吾俄於撤兵之議。雖嘗有所要於彼。彼恃某國以為援。拒而不納。則撤兵者。適足傷俄之國威而已。且美

國既揚言於眾曰、南波斯之秩序、苟聞三月而勢亂如故、美將行其整察權、而不暇復顧、吾人之敵、尤欲乘是以破英俄條約、深望秉政者之深思遠慮、有以速英俄德之交涉而使諧。

其於阿富汗也、吾人雖甘自退讓、英則未有以償之、為俄國計、有以自明其無野心可也、然一八六九年葛却克既致書駐英俄國大使云、卿其告英國皇帝、陛下之外務大臣曰、俄國皇帝陛下、初未敢損阿富汗之主權、欲以置諸俄之勢力圈外也、久矣、是吾人恒欲維持阿富汗之獨立、設緩衝地以保英俄友誼於不墜、雖然、自英俄條約成而兩國於阿富汗之地位、遂不能無軒輊矣、夫兩國之於斯約、俄許英以不遣代表於賈蒲爾、英亦許俄以不啜哀彌兒、政府以排英、吾人於此、固不敢稍有間言、惟當確定勢力範圍之際、未得一物以為證、

則斷斷乎不可。何也。不得保證以自衛。則於內閣瓜代。或輿論變遷之日。或不能無寒盟中道之慮也。幸有英之讓步於西藏者。以相殺。英既不以楊格大佐之致亂。遣代表於拉薩。俄亦自保不挾佛教徒以恫英。此決不可謂俄之失敗也。不然。俄之於西藏。既無以明其地位。則於國識時務者之冒險政策。不克禦之於未然矣。

註 一九一〇年八月。楊格大佐嘗論英俄條約之非。曰。以兩國之不能逞於西藏者。益中國而自侮。不得不為英俄文明國民之恥。雖然。政府之於俄。吾人尤深望其終始不渝焉。

俄政府嘗欲試開定期航路於波斯灣。然殫精竭智。徒糜補助於無窮。不惟俄之實業家不知政府終於失敗。政府之知之而為之者。非為商業及經濟上之不

容或已第欲藉以雪憤於英人而已。

吾人既承認英於波斯灣之特殊關係，卒獲積極的之利益，蓋自青年土耳其黨內閣成立以來，欲築小亞細亞新鐵路之議，方續出而不知所止。此事而成，則土耳其之出兵既易，俄不得不長以自累，且鐵路成而土耳其之奮起將不可復遏，未嘗無不利於俄，而所利於俄者甚微耳。前駐土俄國大使祁諾薇哀夫曰：土耳其苟以拔萬達德鐵路權予德，不可無以酬俄，即黑海沿岸之鐵路權將不復讓於俄國以外之外國公司。雖然，土出自國資本以經始，俄仍莫得而沮之。

俄國於此，雖今日猶亟欲有以解之，然與其失之過躁，毋寧待時而動之為愈。為俄計，固無急設黑海沿岸鐵路之理耳。何以言之？土耳其築斯路之日，俄可

據約以要特殊之利益。又况地非肥沃。無收益可以炫人。且將困於建築費之無所從出耶。

吾人於黑海沿岸鐵路。與英之波斯灣沿岸鐵路。具有特殊利益同也。故英而建設波斯灣沿岸之鐵路。吾人莫得而沮之。然彼等之所欲者。則在自營而自設。英俄兩國。遂不得利害與共。以亞細亞土耳其之鐵路權。公諸列強。於此焉。吾人雖欲不以利權分配之語。而末由顧此語。既可以觸青年土耳其黨之忌。吾人尤不欲以是傷土耳其之主權。則無強用此語之必要。惟為土耳其計。不欲自保其主權則已。欲自保其主權。斯列強於其國之勢力。不得不衡之。使平。利權分配之語。蓋謂是也。夫吾人當築亞細亞土耳其鐵路之際。決未敢置德之利害於不顧。德而克讓。貴結條約。以祛誤解之根株。何也。拔葛達德鐵路。

之所俟者，惟金與力而已。吾人既無以沮之，而使不為，且與其沮之，曷若使德承認吾人之利權，積極以助其經營之為愈耶。

註 書至此，聞土耳其人欲設聖斯希滑線，不覺追溯青年黨時代與舊蘇丹時代之異。蘇丹時代於此嘗約予吾人以特權，吾人遂不必百計以購其歡心，今則不得不出此矣。然按其結果，則使土耳其有以得裝甲鐵艦，以固獲斯福斯而已。

第六章 新意大利之位置

英法苟推誠以訂協商，一新歐洲各國約縱連衡之面目，則此傾向之底蘊，將以英俄協約而益顯。經年積日，此新形勢之朕兆，即漸現而不可復遏。新形勢者何？英法俄之三國協約與德奧二國之連合是也。而介於其間之意大利，為

保兩國體平衡計，遂見幾識微，一面贊三國同盟而不辭，他方則又兢兢業業，自維其四國協商之地位。

自一八八二年，意大利贊德奧同盟而後，四國形勢迥異，疇昔蓋當與聞同盟之際，意大利之地位，非自屈而和德奧，則舍德奧而尋盟於法，二者必居一於此也。然使棄德奧而與法盟，則意大利新王國基礎將不能自奠於磐石，蓋是時意大利不惟當以刷新內政為急，王國制度初創，苟不顧諸王國嫉忌，漫然與共和國結盟，大非所以固其根柢也。然則彼又何獨舍法而赴德奧同盟乎？則以法之占鳩尼斯故，夫西西利島為意大利地中海鎖鑰，鳩尼斯實控於其側，法既占之意，之國防以危，且為異日德國貨物計，以為將舍意國諸港而莫由，則其修好於德勢也。蓋德國北海諸港有今日之發展，固非意國政治家所

及料爾

若夫意之所以結奧一八八一年鼓吹三國同盟之馬赦黎氏既嘗論之其文有曰

今奧將向薩洛尼卡法欲侵阿非利加之北海岸矣二者孰成固可不利於吾意然意之軍備又未能與二國相抗則為吾意今日計唯擇為害之較輕者結之以禦大害而已爭略蓋展地中海地圖而熟覽之手可以危意大利者莫法之占領鳩尼斯若法苟置其根據於阿非利加之北岸以抗吾西而西利島則西西利島之將非吾有不待著龜而後決愛勤海之範圍非不廣而有摩爾薩拉與蓬丰島以沮之則西西利海峽以窄若不幸而委於強法之手將見所以為禍於意者與彼擁有二等海軍之奧之占薩洛尼卡正未容

同日論也

意大利之贊成二國同盟，欲藉以獲經濟上之利益而已，不料所如輒左，其願莫償，而北部意大利住民，尤以久屈於奧國治下，排奧惡感固結難釋，大聲疾呼，日唯以解放奧國領內之意人，是求自有此而德奧意三國之關係，因以難融，而意國民欲勸工以追逐列強，尤有以助之也。

時法國外務大臣笛爾卡塞，方以解法意之紛，自任，今駐羅馬大使白賴爾，尤不遺餘力，乃於一九〇一年，結法意協約以解決地中海問題，至一九〇二年，意遂毅然以趨德奧，是年七月，法國下院議員沙斯德，以三國同盟之影響於法意者相詰，笛爾卡塞應之曰：「意大利政策無論其為直接為間接，決非欲藉同盟以抗法，且何時何地，皆無可為抗法之具者，自有法意協約，法於摩洛哥，

意於德黎灣黎均能為所欲為而莫之或沮。

意大利委員之於亞爾瑞希殊會議恒不屑屈己以就法者。雖為一九〇一年協約所囿。然意大利之所慮者。猶不止乎此。蓋德國而占領摩洛哥也。則可以為意圍地中海利益之累者。要非法比也。

法自政教分離。益有以促意法之輯睦。以吾人觀之。則法政府誤信自由論者之說。忍置法王廳於不顧者。其失策蓋莫此為甚。何以故。加特力教之保護權。法嘗經營慘澹。積數百年而始固者也。自有此而握諸掌中之利權。遂自喪於旦夕。所以為累於近東政策者。不知凡幾。意則自恩慕祿即位以來。當注全力於近東政策。及見法之中道易轍。自將乘機代起。占加特力教保護者之地位。此又勢所必然者也。

意之於近東也。以欲自擁其利益與奧國關係。遂至日疎。羅馬外交家又以意國西南部經濟發展漸劇。視線所注。自不期而轉於亞德黎亞彼岸。意奧巴爾幹政策之衝突。遂於是乎肇。一九〇八年春。愛倫泰男聖奇亞克鐵路之計成。意國輿論激昂。殆與俄若。蓋斥奧之縱貫鐵道。而贊塞爾維亞之橫斷鐵道也。則俄正無術沮奧南下。彼見意昌言排奧。乃居為奇貨。欲恃以制德奧。而愛倫泰男政策。適以開巴爾幹同盟新機。而促俄意之密接矣。

第七章 俄國之武力復振

一九〇八年春。近東大勢。殆無變化。英俄協約。亦未告成。德奧之於薩洛尼卡。各置代表一人。如故。是年七月。英俄兩帝會蓋滑爾時。既以英俄協約之不固。於亞細亞一隅。先事聲明。而於摩塞德尼亞之政網。又由兩國報章公表之。

是時予方遊近東，歐洲大勢仍以君士坦丁為最著。德奧之於土國政府，勢力之偉，殆龐雜而莫知其際。嘗佐土國以改革軍隊之葛爾滋公，忽閱十五年而飄然復至。德土同盟之說，遂遍傳於里巷。雖然，此說也，決非自是時始。吠聲吠影，既為世口頭禪，惟難實現耳。且熟察土耳其心事，其不欲與德同盟也。初無讓今日，蓋令土耳其而與歐洲各國同盟，則為其盟國者，唯欲假土耳其以自利，初無毫釐之利於土也。雖然，自有此說，德奧勢力之及於君士坦丁之大可知。

歐洲列強外交家有欲促其成功者，有欲破壞者，方競智鬥巧，各不相讓。而土耳其猝發意外大禍，列強外交家計謀亦以是而止。其故維何？則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青年土耳其黨之肇革命於穆拿斯基，與夫七月十一日之發

布憲法是也。時予方在穆拿斯基，幸能目擊其實狀，願以憚煩而不欲盡述。第擇尤節要，以誌其梗概於次。

果以因異自古已然，土耳其之革命亦如之。夫革命為土耳其，意外予既嘗言之。雖然，又豈特土政府而已。是役之巨，即青年黨亦未敢自知。蓋彼之運動甚秘，革命精神既瀰漫全國，浸及士卒與上流階級者，自不克察之於事先也。

青年土耳其黨之治國也，以芟除秕政為務，而於助舊政府者竭力排斥。變本加厲，遂及外交。德國在君士坦丁之勢力，不一夕而顛覆殆盡。此舊政府之庸懦外交，皆大加斧鉞。雖與土耳其稱善之德國，亦末如何。彼蓋利用一己特權，實福以處土耳其者也。

懋德之至，遂一特而為親英。蓋青年土耳其黨奉英為憲政神也久矣。

自有此革命影響於歐洲輿論者。至深且大。英國政府忽一易其舊日政策。以疇昔所以保護土國耶教者。袒新政府焉。

註 土耳其親英亦未必出自真誠。一九一〇年十月土人大會於君士坦丁之日。於英之對波政策。異日同音大鳴其非。伊普希既以波斯為印度與土耳其之關鍵。或有明目張膽謂土耳其苟逞其勢於印度。與回教軍相結。則英之印度政府不難遽仆。以賈聽眾之勇者。嘗遊英國之哀紛奇氏。乃曰。西歐人雖侈言其文明。其耶蘇。其二十世紀不置。以吾人觀之。則彼所謂文明者。腐敗而已。彼之所謂耶蘇者。恥辱而已。彼之所謂二十世紀者。不吾人之十四紀若也。叫囂墜突。遂決議電陳威廉。自其以回教國保護者自任。
(見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泰晤士報)

夫俄既以英俄協約而束縛其自由矣。有土耳其之革命始得漸蘇。而屬望於新土耳其之前途。彼見土領希臘高僧與忒亞利之牧師握手於先。而塞爾維亞人與亞爾梅尼亞人又被土耳其之僧侶士卒抱擁於後。遂深信土耳其壓迫異族之謬論。既盡絕根株而不疑。

詎知異族與土耳其之融和。僅一時權謀耳。夫青年土耳其黨之興也。以國粹主義為基礎。以復興喇德們帝國為理想。而於異族。則為量之褊淺如故也。能先眾而識其微者。奧國與忒亞利而已。土耳其人之國粹思想熾。則濱海二州之奧國地位必至大難。忒亞利之見感於土。將與奧同。蓋青年黨之於忒亞利。蘇丹宗主權之所在。不惟其形。惟其實。欲置之於掌握而後已也。奧忒兩國知其然。尤以欲避外交上之喧擾計。遂於青年黨地位未固之先。百計以自維其。

利權、

一九〇八年九月、愛倫泰男之會、伊馳鶴於蒲奔勒烏也、出其假想提案以示、曰、奧苟幸而有合併二州之機、俄將若何、伊馳鶴大驚、應之曰、微祖國命、予且陳己意、俄縱不敢以是構釁、其如合併、濱海二州之不容於伯林條約何、夫伯林條約者、與盟各國、當恪守而不渝者也、若易其一端者、俄唯自行其是、要釐訂斯約、與有以酬俄而已、釐訂斯約者何、曰、奧之享有權利於聖奇亞克、諾維拔薩以及黑山國者、不惟迫之使已、尤必承認、寧亞利獨立而後可、酬俄者何、曰、一方予經濟特權於塞爾維亞、他方則解決達坦耐爾斯問題、俾俄艦通行海峽、無沮是、

丁是時也、奧俄外務大臣之意、全相扞格而未通、伊馳鶴之意、蓋謂俄國難贊、

釐訂伯林條約之全體而於易其一端之說則斥之愛倫泰男則從己所好以
為俄於合併二州之議將無異詞遂據伊馳鶴之宣言為所欲為謂凡百措置
不必求助於德矣而俄國民情洶湧責伊馳鶴以見鬻於愛倫泰男者又失之
太苛蓋自一八九七年奧俄協約以來為兩國關係骨髓者實彼二者交換之
意見也奧外務大臣又於蒲谷勒烏聲明可以酬俄之條項謂奧果合併二州
當先事以告伊馳鶴然當伊馳鶴歷遊歐洲時方斥斥焉議伯林條約之釐革
愛倫泰男則既策之有素及伊馳鶴抵巴黎以踐前言告而二州合併宣言亦
旋至且使宇亞利宣告獨立於天下矣
伊馳鶴歸俄之日俄國民眾方憤奧暴橫為擁護斯拉扶諸族利益計促政府
外交之強硬而於伊馳鶴開放達坦耐爾斯之說斥為賣同胞焉

然綜今諸報告以觀則知所以抨擊之者殊無謂耳。奧國之合併二州雖有以自饜其願。然達坦耐爾斯問題既以人各異見而難行。所欲酬俄者又以牽涉塞爾維亞利益。非外務大臣所敢擅決。是俄於此唯為奧所絀而無所得也。奧尚自護其合併之非。為布自治制度於二州。範圍頗廣。則二州以合併故所享利益實多且大。而伊馳鶴尤非不知力起以抗奧。特須先計己國實力能否制勝耳。據深知軍事者言。俄軍備實未能與奧頡頏。况德奧守望相助。又明揭於同盟條約乎。

然則人之徒責伊馳鶴者。殊未當也。所可憾者。伊馳鶴知人言可畏。遂不暇熟察事實真相。與一己地位而已。彼民衆之無政治經驗。無外交知識者。不量實力之厚薄。以為一國至難之事。可盡以外交官權謀決之。則所以信外務大臣

手腕者未免失之過深。是又失敗。主因爾。以是而自一九〇八年終訖一九〇九年春。俄外交遂陷窮境。尤著者。若奧結土以解決合併問題也。俄懾於德威。而不敢抗。列強亦相繼承認。唯奧國嘗據伯林條約所得之聖奇亞克諾維拔薩及黑山國之監督權。亦自棄之。而為合併二州之酬。至一九一〇年。黑山自立為王國。

斯役也。所以傷吾俄自尊心者。雖大。然藉以獲利者。亦決非淺鮮。蓋微是則政府與議會。猶優柔寡斷。不知籌再興陸軍之策也。一九一〇年。法報論俄國陸軍。曰。一九〇四年之勢力既復。然吾人正未可以此自封。陸軍之俟異日者。正不知凡幾耳。

俄國近年外交事故吾人既略述之今更縱觀列強外交關係而據吾古今史乘以論俄之國際地位

二州合併問題所以垂教吾人者實多且大俄國於此以外交言決非孤立蓋所執抗議無論為英為法為意靡不樂為之援而外交竟底失敗者反由列強諒之過甚所致或者不察以是疑俄國同盟之寡效蓋不善然也夫法於平時雖恃同盟條約而為所欲為一旦有事必自踐義務而不辭所可慮者法國厭戰甚於列強是也法自一八七一年以來整軍經武不遺餘力以與德競豫備兵非不日增顧猶不逮德國遠甚以人口論法僅增三四萬德則歲增九十萬人然法之富源則與出產率之減少為正比例而日益膨脹巴黎取引場交換之額歲以千萬萬計是將為全世界之中心銀行矣而其外交遂為財政家勢

力所左右。法國外交勝人者在是。然終無以自勝者亦在是。何者法熱心求平和。然世界之廣。法資本殆無處不有。不幸與我影響所至。直及巴黎金融市場。故平和不惟外交家手腕之力。全世界多數民族亦不得不偉之矣。雖然唯其資本之不專集於本國。故法國外交恒置重於平和。斤斤焉唯以銀行家利害是計。姑息寡斷。蓋以是也。

註 一九〇一年秋法國政府嘗不惜犧牲資本家利益為外交後盾。方自牙利徵公債五萬萬佛郎於巴黎時。法知其將以擴兵備。適以固三國同盟。拒不受。而於土耳其公債苟用途不合法意亦力沮。資本家使弗應。時某報財政記者以政府之策為可危。恐資本家舍政府而自求散財。乃著論警之。曰。當計較資本利害之日。惟道德與愛國心亦空言而已。

一九〇九年法人口僅增一三四二人。然結婚人數之多於他國。夫人而
知之。又自一九〇五年訖於一九〇八年。四年中死亡數浮於生產者。至二
一〇七二人。是數也。殆足證其國力。吾人恐自貽蛇足之誚。故不縷述。

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奧俄紛爭未熄。法乘以與德結摩洛哥協商。此
亦姑息政策使然。吾人於摩洛哥協約。非不贊成。然當俄奧相爭時。倉皇出此。
意果何居。蓋德結斯約。意固不在摩洛哥也。觀彼放棄摩國可知。夫棄之而復
結之者。一欲以媚奧。間俄法而使疎。一為己金融關係。趨巴黎而與和耳。

俄外交家常靜觀此例。知有可為己助者。德則厲兵秣馬相伺。既藉忠告美名。
脅俄於先。又傾誠援奧於後。而法之助俄。又不如其助德。英亦不足深恃。彼蓋
欲蔽一九〇三年故智。以噬日俄開戰於亞洲者。噬列強相戰於歐洲。遂得高

視濶步，獨占漁夫之利也。若意雖有親俄之漸，實觀望不前，唯擇強而趨已耳。德恒欲於三國協商未固之先，結奧使離，然準情酌理，則斯計終於不成。有斷然者，一九〇九年，俄皇躬訪英意，以還，又遣使英倫巴黎，是三國協商之團結力，更得意國贊助，益堅於疇昔矣。

然則四國果何若？曰：英俄法意之協商，將一變而為同盟，吾人請即是以論其得失。

於此，吾人首宜注意者，彼條約項目，與空言保證之不可恃是也。是說也，吾人不必以同盟國為可疑，又不必訾其同盟為非實，同盟利益之鉅，吾人所深知。彼平時而為戰備，養精蓄銳，克綢繆未雨，其尤彰明較著者也。蓋既籌於先，則一旦有事，不難臨機策應，視彼孑然無與者，利鈍相去，未可道里計也。

雖然為盟國者，苟利害不關乎己，以同盟義務故，不憚勞師糜餉以助之戰者，非有深信之毅力，自古及今，鮮有不自斃者。然毅力克自深信者，雖遍天下各國，未必盡具也。

當一國新結同盟於他國也，輒有從中沮之者，此沮之之一國，斷未容置於不顧，必慎思熟慮，有因同盟而失其國力平衡者，不可無術以使之平。世欲求平和以結同盟，而實益往往難遂者，蓋不知於此加意耳。

以證諸四國同盟之成敗，則何如。脫今四國同盟而成，則世界視線焦點，意大利將背三國盟誼是。夫自愛倫泰男聖奇亞克鐵路之議起，俄意於巴爾幹利害與共，至不得合力當奧，然其相見以誠者，以俄國駐意大使慕惠夫力居多。今既無慕惠夫其人矣，不利於俄外交者，決非淺鮮。

至意之國際地位與俄法及三國同盟之關係法外交家嘗為予言之盡矣其言曰

俄不以意大利為意也久矣然俄之甘出此予嘗百思而莫解夫天下無論何國斷不可以其微而侮之况於意大利乎以今日論意固未入於列強之域然以列強視意固重大之填補力也意即不克逞欲拱然行一己之外交唯其不能故其外交態度恒不得不如彼矣

意與德奧同盟夫人而知之然意於同盟往往脅之以威而無懼此既足知其意矣夫居今日而回顧同盟成立時事勢之不同雖自不待言時意方欲敵法軍備集中之地不得不擇意法之境意唯自危其西北若東境則豈不備也豈知其必備之地初無敵足患遂翻然變計盡反其術以圖之矣

意奧之關於亞德黎的海也。兩國縱陽示以善。至此更無可諱者。且其近東政策久不相容。與國境之無寧日。亦皆為事實無疑。然則意果何不遂棄三國同盟耶。

曰。國力未充。不敢明目張膽以畔德耳。意苟明目張膽以畔德。則意奧失和之機。直迫於眉睫。蓋兩國今日相親者。有德斡旋故。然意不能專恃德援。正與德之不能待援於意等。德不惜竭誠盡智。擁護亞德黎的海之奧國利益。不惟與日俱摯。縱百計以啖意之背法。意又不欲以法為己敵。英法協商之儼然存在。實使之然。蓋意之運命。英固得左右之也。

為俄法計。與其啖意。棄三國同盟。毋寧使保令地位之為愈。意而克保令地位。則俄法無他顧之虞矣。縱不幸有事。意亦將俯首帖耳。自起與英法俄相

接蓋今日之意方與三國共利害也。然德奧於此以恐三國同盟之中寒。瞋目以觀意進退而莫瞬。意苟挺身以附俄法同盟。俄法不能藉是有所獲。意將資貨無厭。有挾而逞其求。歐洲政界之風雲亟矣。

綜觀法國外交家言。其以意背三國同盟為不利。俄法予深韙之。意附和。三國同盟猶宣言局外中立耳。苟不幸而破斯宣言。則既為構兵於奧之日矣。

雖然。意趨俄法而舍德奧。固知其為不利於吾人矣。苟易意為英。則影響於俄國者。又將何若。

欲詮斯義。有不得不涉及戰術者。夫戰術與外交。輒相維繫而不可離。蓋兵家不難易地以掌政治。而政治家不可無戰術智識也。

夫英之修好於俄。欲據英俄條約。以真印度於磐石而已。脫吾與英盟。則確保

極東之俄國領土外當無所求。為弭日俄爭端計。固有英俄同盟。然英既聯日。不能助俄。自一九〇五年以來。日英同盟。又展期為十年。且相約曰。不論為英為日。苟肇釁他國。即於其敵之第為一國。亦當守望相助而不辭。而日俄間。又有日俄協約以固之。則既無慮乎極東矣。孰是而論。英俄同盟之於極東。不惟為其文。實現之日。亦恐難期。然則歐洲俄國安之安危。果有所繫於是否。試以德為英俄同盟標的。則享其惠者為英。而擁有大陸之陸軍國。必將陷於不利。蓋不幸而與德戰。則罹鋒鏑之慘者。獨大陸盟邦而已。夫英傾全力改革陸軍。欲蓄數萬士卒。援法於不虞。則法之聯英。或不難坐收其利。以言俄。不惟英有艦隊。而吾獨亡。且英艦遊弋波羅的海。果何利於吾。德而寇俄。必先出其優異之技。陸海並進。今德國運送船能於一動員令下。集北海港者。方不可數。

計水利之便，既出他國上，則徵師拒敵，如反掌耳。倘惟英海軍是懼，彼控制波羅的海峽，不難封鎖於俄項，是不數日而德之海軍將執波羅的海之霸權，遂趾高氣揚，驅十五萬二十萬之士卒，擁以龐大之艦隊，縱其所之，則吾人動員令未竟之先，既實信城下，孰是而論，俄於波羅的海，欲沮德艦不入，或制之，不使登陸，艦隊實力，必有以速陸軍之動員而後可，不然，縱聯英自固，亦無及也。吾人乃大聲疾呼，以告於衆曰：俄不欲自禦外國艦隊則已，欲有以禦之，則於波羅的海防未備之日，不可無艦隊以矯動員之弊，顧斯願克償否，惟視海陸軍人精神何如，予不敢知。曰：俄國海軍程度，不難指日與德抗，為今日計，宜注力陸軍審矣。脫令動員所需之時，僅視今日之半，則敵之窺波羅的海，即不若是易易矣。

次則俄國防缺陷將操何術以補之。是至是吾人所欲研究猶不在英國同盟。蓋德若乘吾不備，長驅以迫波羅的海岸，英不能出而制之，則以波羅的海防論，仍須吾俄當其衝，不然，英縱援於後，果何裨哉。蓋戰爭中心在陸不在海也。彼為德者，即不幸敗於海上，必又將集中陸戰以圖恢復而後已。

夫國與人同盟，必其所處之勢，克與盟邦相若而後可。不然，則負擔不均。然英俄同盟而成，果可均二者之負擔否？

觀列強今日形勢，足聳人耳目者，莫英德相競若。兩國之至是不獨感情扞格已也。根柢所在，當深入社會經濟，牢不可拔。夫德自統一以來，已倍其舊。現民數既六千五百萬人，據一九〇七年統計，則知其從事農業者百之二七，四工業者百之四二，七五，商業者百之一三四一。

若貿易則五年所增者如次

年次 輸入

輸出(以千馬克為單位)

一九〇三	六三二一一四六	五一三〇二七一
一九〇四	六八五四四六五	五三一五四三七
一九〇五	七四三六二六三	五八四一八一七
一九〇六	八四三八五五三	六四七八六〇八
一九〇七	九〇〇三三二九	七一〇〇五八三

以上所述第示德國經濟發展之一端而已。以人口言。徵諸最近十年。歲必增九十萬。試繙地圖。以觀兩國殖民地。縱在今日。鮮有不訝英之遠過夫德者。然在十年之前。德培穀既嘗以蒸氣罐喻德矣。意蓋謂德之用心。若以銳不可當。

之速力。蓄蒸氣於罐者然。苟洞以隙而使洩。或可弭於未然。不然。則俟滿而溢之日。必將以傾天折地之勢。潰決而難遏。不惟德。其隣國與盟邦者。靡不欲蒙其患焉。

德自海外貿易發展以來。隨與俱盛者。海軍擴充是也。一九〇九年。英議會見德增軍艦。營造船所。擴充克虜伯會社。無已也。群情洶湧。民庶寒心。翌年內閣總理大臣亦昌言於議會曰。英德兩國之標準主義。以艦論。以人員論。既不克持之使平久矣。自由黨內閣以海軍豫算為不生產之支出。斥不贊成者。至是乃幡然改計。易四艘為八艘。因擴充近期之缺陷。亦迅速加工。自是以往。英德海軍協商之聲。遂歲擾兩國之議會矣。然經年積月。不惟無効。製艦競爭之策。且熾於疇昔。夫戰爭之機會。繩以經濟。衡以道德。揆以文明。方欲其減而無增。

英德之相持莫下，糜費之鉅，歲必加倍。國雖富，其如不能無罄日何？則不能並存之兩雄，非以適可而止者，求所以休養生計之道，則惟修戈礪矛，為孤注一擲而已。雖然，和戰非所逆知，其各欲得同盟以自壯，不期自合，和轉不如戰之易矣。

英今日自由黨內閣，其於英德協商，雖極贊成，顧又執保護貿易主義，本國欲與殖民地結特恩條約者，不可勝計。首後者而制勝，則德之蒸氣罐，將以是而塞其隙矣。夫德之輸出於英者，以一九〇八年論，人莫不謂為小徽，顧猶底三〇六四二磅，反是而輸入數，殆三三四〇〇二七三磅，合殖民地計之，英貨以供德求者，至四六三八一八八二磅之多。苟復採保護貿易主義以自衛，則英德之貿易關係，必迥異昔日，而德之招損，尤可想知。彼又安能坐視耶？

予不敢知曰、英德之不能為好也、然使兩國國勢恒如今日之盛、則富源既益、增而國民風氣、又漸傾於民主、無論其為資本家為勞働者、厭禍之心、兩國亦未敢相讓、顧英苟毅然不顧、執保護貿易主義、結特惠條約、以壟斷殖民地之貿易、斯首罹其厄者、莫德國工商業若、則利害與共之資本家及勞働者、將驅政府以構難於英矣、

事苟至是、則吾俄將從而走險、以與英若德共命耶、抑嚴守中立、維持平和、間接以衛英德之利益耶、夫俄德兩國、以言殖民地與經濟、均非處競爭之地、惟地相接壤、又有產業程度之相差、德之貨物、既欲求售於俄、俄之農產、亦以德為唯一市場、彼為德者、非不欲抵制俄之產物、顧德執保護主義、以遏俄貨、猶俄欲昂其關稅、以驅德貨、雖躊躇四顧、徒見多事而已、徵諸統計、則俄輸出異

國者仍以德居首位也。英俄貿易雖亦未可遂侮以視德，則不遠遠甚。試揭之以供參考。

年次

自德國輸入者

自英國輸入者

(以千盧布為單位)

一九〇六

二七〇三九〇

一〇四四一五

一九〇七

三一五六八八

一一四五九八

一九〇八

三二〇六一

一二一〇四三

年次

對德輸出

對英輸出

一九〇六

二八三九五〇

二二五四三一

一九〇七

二九〇八四六

二二八四九四

一九〇八

二七八六四八

二二〇〇五九

德與俄國縱不必盡失其產物市場而在俄之優勝地位必一蹶不振戰而勝固不難藉其波羅的海沿岸之地而有之然領土之難不難於戰時占領而難於戰後維持若波羅的海沿岸與俄密邇一萬六千萬之民衆皆獨立不羈垂數百年於茲德欲併而有之夫豈易事知德識者應熟計其利害而取俾斯麥克之德俄非戰論焉

此外為德俄厲階者德或欲占俄波蘭是也雖然是亦不足患耳以今日論波蘭人在其德國者德方束手莫知所措若德奧相結而破俄割波蘭以為奧酬則俄之波蘭將合茹黎却之波蘭人而思逞相提並挈效尤而布自治制以拓波蘭王國之基礎斯普之蓬垣不惟自陷於危地德奧同盟破綻且將肇端於是奚以知其然奧國斯拉扶族之勢力今日已凌德人矣

綜是以觀，則知德之構事於俄，雖勝而無所獲耳。然在不得已時，又未容概論。德若沮英俄之同盟，或於其既成而破之，蓋為維持國力平衡計，不得不爾。然非俟英之馬首欲東，不遑顧俄之日，決不有此。

其次則渾一斯拉扶主義，漸得勢於俄國外交之日是也。夫渾一斯拉扶黨之運動，苟於俄之對歐政策可占樞要之地位，則俄國民之在朝在野，將捨死以解斯拉扶問題，有斷然者。

第九章 俄國與斯拉扶民族

吾於巴爾幹半島因斯拉扶問題犧牲金與血，不知凡幾。顧此不必徂於種族感情，夫斯拉扶亦嘗以感情動俄矣。俄則未為所動，不惜臥薪嘗膽以助之者，惟出於至誠，欲使為忠實不渝之盟邦，俾於歐羅巴文明政治，脫孤立無援之

地位耳。第以當軸者不善為謀，故所執政策，往往繫夫感情，遂至勞師糜餉，徒吸吾人之膏血，而俄與斯拉扶諸國關係，反日陷不安。

俄土之役，吾雖百戰百勝，而於伯林條約，則忍辱自屈，自是以往，吾於斯拉扶族之獨立，要不能無媿於心。其以亨亞利為保護國也，尤自相矛盾。忍背聖斯苗法諾條約而不顧，至於波蘭之政策，更無辭以自辯矣。蓋俄之瓜分波蘭，寧為道德上政治上之罪人，雖至今日，吾人猶日受天譴而莫宥。

吾人初不欲論俄之內政，而討論國是，尤不宜拘左黨右黨之議。願欲研鑽國家利害，則二三內政問題，不期而迫吾胸臆。蓋鑑既往之覆轍，即增今日知識也。覆轍者何？波蘭之介德奧而為天然緩衝地也。俄乃甘為戎首而破之，非有以強德奧之勢力乎？俾斯麥克又非嘗給俄以波蘭之革命，乘之而掃蕩法國。

自成德意志統一之業乎。嗚呼已矣。死者不可復生。居今日而論瓜分波蘭之非。與夫波蘭王國之復興。雖聲嘶力竭。何益於事。則坐而言者。轉不若起而行之。為愈矣。

俄之於波蘭也。苟襲茹黎却之智。予以宗教之自由。飲以自治幸福。許以波蘭語言。行於學校。使有以知俄之真誠。盡祛感情之疵垢。則獲利之豐。有必然者。不然。將瞻前顧後。長無寧日。反此道而行之。即遣重兵以備之。如故而扞格。既絕。今日艱大之負擔。不惟可責之使任。而備之之士卒。或得藉是而大減。則耗諸其地之軍資。尤能移而置之於國內矣。

悲哉。俄波兩斯拉扶族之歷史。固緣既喪於今日。而俄於此。猶倪倪恂恂。惟伯林政府之意。是承喪權辱國。雖與德同盟之與。且不為也。夫俄果何懼。而若是。

其懦耶、脫決然許數百萬波蘭人以自治、德又安能以是懟俄、若恐德易其對波政策、助俄之渾一斯拉扶黨以制勝、是謬之甚者也、

俄之對波政策、欲服之以力、而謀兩種族之統一、與渾一斯拉扶黨等爾、雖然、是策也、非行之、字亞利而自召其禍於先耶、今渾一斯拉扶族之欲以俄國主權、統御斯拉扶族諸國者、以理論言、既無根柢足據、蓋有非斯拉扶之國家、介於俄與巴爾幹斯拉扶族之間、則欲強二者而使合、不可不有以折之、然俄於斯拉扶族、正未可與疇昔之普德同論、俄既擁有碩大無朋之領土、苟益以斯拉扶諸國、則國政之弛、將倍蓰今日、而肇崩裂之禍矣、夫俄之所欲、在歐羅巴國力之平衡、然民族平衡、未嘗非平和之要素、是其甘助斯拉扶族獨立者、亦求民族平衡之道而已、

吾人雖不敢盡斥異族，然試有優異之民族於此，欲於政治文明經濟，征服劣弱斯拉扶諸國，縱碎身粉骨，吾人亦將起而衛之。此俄之政策，所以與彼渾一斯拉扶主義之徒事侵略者異也。雖然，吾人之所望於俄者，勿以威壓波蘭為能事，勿以仰人鼻息為得計，必也出之以斷，臨之以毅，以解決國內之民族問題者，激勵國民全體之愛國心，則國之外交庶有馮乎。苟不知以實力為外交之基礎，自古迄今，未有不終於自敵者。

俄而與波蘭人芬蘭人善，以自全統一，則斯拉扶諸國之望，必不期而轉屬於俄，而斯拉扶族之利益，自亦有以擁護之矣。或有訾予說為嚙語者，則應之曰：吾人於斯拉扶族所欲主之政策，不惟不欲以脅人，且既得英法意贊成，蓋英法意不以哥薩克侵歐洲為患者久矣，寧以助斯拉扶族獨立者，制羅馬尼馳。

摩之時、熟察巴黎倫敦羅馬所趨、不獨輿論使然、即料理國是之政治家、以是不惜為俄援者、徃徃而有、是吾於斯拉扶族、與彼欲固平和基礎者、不謀而自合

雖然、彼渾一斯拉扶之政策、吾人方惡如蛇蝎、俄德不戰則已、俄德而戰、必是也、即吾斯拉扶政策、苟失之過激、斯意外之禍、亦與此同、今世強國內政、必不忍為第三國所迫、俄之於奧、即當於是加意也、蓋奧之斯拉扶人、既駕德上、異日吾俄解決本國民族之際、已爾幹政策既易、俄奧關係亦變、彼居奧國斯拉扶族、必驅政府使與俄善、今奧鼓吹親德主義、力贊三國同盟而不敢貳者、德人與波蘭人耳、然俄若易其對待波蘭之術、則為波蘭人者、亦必轉而與俄、是理也、證諸愛崙泰男之言而益明、愛崙泰男嘗曰、可左右奧大利者、非德而俄、

俄奧於巴爾幹雖有約於先，然空言無效。夫俄之與奧善者，欲奧制德而已。蓋歐洲國力均衡之中心，實惟奧是繫。奧若不能自維其獨立，不惟俄影響所及，且遍全歐也。

俄奧磋商而後，直筆之為約。俄所以對巴爾幹政策者，曰維持巴爾幹現狀，曰保護土耳其新政府，使各民族一視同仁。曰擁護巴爾幹諸邦獨立，使日即發展。俄以斯三者示奧，奧直贊成之，且未以告有關係諸國。

時兩國於枝葉問題，雖未盡合謀，然以屬三國協商之俄，與隸三國同盟之德，而於巴爾幹政策，不期而如出一轍，誠出人意外也。

蓋俄保護巴爾幹斯拉扶族，為歐洲全體利益計，且循國力平衡正軌，以貫徹其主義。而於民族問題，初無與也。若以為民族問題，必又見嫉列強，執是而論。

俄國政策欲置基礎於巴爾幹之獨立鞏固及自然發展者其穩健殆莫逾是是策也以視彼力主巴爾幹同盟之說易得列強之援據報章所傳巴爾幹同盟之說凡二有加以土耳其者有外土耳其以策之者

雖然欲說土耳其使與巴爾幹諸國同盟頗難即舍土耳其而論亦言之易而行之難耳不見字塞之關稅同盟乎以兩國政治家之不和欲成而終敗其他可知矣蓋字塞同盟雖弱國塞人所悅彼強字初不作是想况土耳其瓜分之議相爭莫下耶

巴爾幹同盟說足滋土耳其與德奧二國之忌而已丁是時也有謂俄亦隱諾此說者雖然列強而有事於近東俄將率斯拉扶諸國與戰自不待言為今日計俄方注全力以避戎機又安肯令字塞兩國作待援於俄之想乎

第十章 對土政策

俄之欲援土耳其新政府也。據俄奧宣言而自明。意謂青年土耳其黨之於國內異族。靡不以一視同仁為主義。及徵諸新政府之言行。則有大異乎是者。蓋青年土耳其黨之心中。目中。於土耳其人而外。初不知有世界之民族。權利平等之說。惟能行之土耳其民族之間。所以處夫異人種者。其偏倚如故也。此不惟為土耳其之宿弊。即其異日之禍源。又未嘗不肇於是。

土耳其之革命。成於土耳其人之手。即其軍隊之力之所致也。新政府成立之初。以平等博愛相標榜。非不欲與異種族善。然以其民囿於回教思想。恒視耶蘇教如奴隸。感情既冷。斯與異種族相接迎者。遂又引為一己之恥。欲冀其取法奧國。成自治州。半自治州之聯邦。勢必有所不能。雖然。為土耳其計。其於國

內之異種族苟亦堅不許其自治要不能有復活之望而於巴爾幹諸國之平和尤難久持。斯異種族之遠心運動亦長為其累而無已時。然則新土耳其之於此果將何以處之乎。夫青年土耳其黨既藉軍隊之力以制勝則先凡百以改革者當莫軍備若一九一〇年嘗以改建要塞購置槍砲營造軍艦諸改為事歲出之鉅至浮於歲入一萬萬圓者職是之故。

青年黨之於摩塞德尼亞州也既背乎民族平等之精神立法以禁異種族之集會於先為有司者又藉詞平匪而逞暴德於後殘慘恣睢以沒收州民之武器况諸舊日蘇丹之擅作威福有過之無不及也。然君斯坦丁之機關報尤袒之唯恐不至一九一〇年十月某報嘗昌言於眾曰吾人不敢以婦人之仁為仁貽摩塞德尼亞以無窮之害政府之所以處此者非不宜而守亞利人之暴

戾轉欲倍蓰於疇昔，無已則唯臨之以高壓而已。

某報者君斯坦丁之擁有勢力者也，而所主既若是，其他更可知。怙惡不悛，耶蘇教教徒姑不計，即均是信仰回教之亞爾拔尼亞民，至亦有憤而欲與抗者。一九一〇年春亞爾拔尼亞叛，青年黨無以制之，屈已退讓，漸與脩和。昔之不可嚮邇者，至是遂自喪其威。

土耳其之擴充陸軍，購置軍艦，陷斯拉扶族於危地者，皆足以滋俄之懼也。其欲有所逞於土波國境，乘之以占有烏爾彌亞，則尤足令人生駭者。夫吾人非不好平和，以維持土之現狀，然證諸戰術，土耳其之自以為利者，往往可為吾人之害。吾人又安忍坐視之耶？試舉一例以為證，則其所以占有烏爾彌亞者，明明欲以俄為假想敵也。蓋俄是則拔葛達德之第六軍團，與高加索國境之

第四軍團無以資聯絡爾若夫海軍則土耳其所處之地位且駕俄而上之其購老朽軍艦二艘於德者第以備希臘固非欲以拒俄雖然為異日計則又有難言者。

註 一九一〇年八月土耳其嘗以九百萬圓購裝甲鐵艦二艘於德合計九千八百四十噸皆老朽不能為役至俄之黑海艦隊則有裝甲鐵艦八艘其四艘各為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噸云。

土耳其之購置軍艦可以為問題者唯時與金而已夫以全論縱無欲供給之者然俄欲得新式軍艦以擴充黑海艦隊寧非易事蓋俄之軍艦雖平時猶不能擅越海峽則欲購軍艦於異國亦無以致之黑海執是而論土苟銳意以整海軍為俄計欲得軍艦將不得不於黑海建之且土國軍艦之航路可以操縱

自如不若俄之不能出黑海一步是土而有弩級軍艦以自壯俄之黑海艦隊必又盡失其用而後已何也以俄之造船術言猶未臻乎弩級軍艦之盛借曰能之一弩級艦之自始及終尤非三年不為功也

註 裝甲鐵艦之克以三年告成者惟英與德而已俄則未容同日而論然則居今日而論黑海艦隊之擴充軍艦之朽腐既多編制之釐革尤難收效之日寧可期諸旦夕

向者吾俄欲以海軍恫喝土耳其至是則不惟不足以恫喝之且轉欲見脅於土之海軍俄土苟不幸而戰將見黑海之霸權必欲握於土國之手而黑海諸港與小亞細亞之戰場遂塞其海上交通之途矣

今日達坦耐爾斯海峽之各國軍艦自一八七一年倫敦會議以來靡不受平

時封鎖之羈勒所宜誌之不忘者。當一八七八年七月伯林會議之日。英國委員薩黎斯培黎嘗言於衆曰。以言海峽問題。則英國所負之責任。惟於土耳其為然。至第二次會議。俄國委員麻滑祿夫駁之曰。海峽問題。既非列強與土之專約。凡在一八七一年之倫敦條約者。靡不有保之之義務。此皆載諸議事錄而足徵者也。

一八九八年。俄國義勇艦隊之自華笛薩往海參威也。不得已越達坦耐爾斯而去。英國報章即拒之唯恐不力。雖然。丁是時也。英俄之所主者。却又顛倒其說以相爭。俄承英國委員之嘗言於伯林會議者。以屈英。英又襲俄委員之所以駁之者。以折俄。為俄者堅欲使黑海艦隊之越。為英者亦峻拒之而不使越。然列強之於海峽問題。自始及終。未有定向如故也。

雖然海峽問題之於俄，可以為害，又未嘗不可以為利，請詳述之。利者何？當土耳其海軍未備之日，俄苟構事於他國，土而中立，恒可以承海峽封鎖之惠，不以黑海為戰場。蓋嘗與聞一八七一年之倫敦條約者，無不欲拒敵國艦隊而不使越也。且自平時以封鎖海峽，一朝有事，俄惟以克扼撲斯福爾斯海峽為既足，此封鎖之有利於俄者也。害者何？黑海艦隊之船舶，不惟無以求之於人，且其活動範圍，惟及之於黑海沿岸。俄國知其然，故自俄奧條約成立而後，嘗斤斤焉欲注全力於黑海，自擁其地位而使與土同創是議者，實伊馳鶴外務大臣也。伯林條約改訂之際，伊欲乘是以決海峽問題，吾人雖末由知其提案之為何若，據傳者言，則在欲以海峽航行之自由，畀黑海沿岸之俄土，孛亞利羅馬尼亞諸國，顧伊氏之業，列強之贊否姑不計，其尤不能不得土之承認也。

明矣。夫俄亦嘗獲達坦耐爾斯之航行權矣。昔者土耳其蘇丹之與埃及副王戰也，俄助蘇丹以勝副王，乃以一八三三年之條約，畀俄航行海峽之自由。閱八年而列強迫俄以放棄，俄以無可與抗而從焉。且以今日之土耳其論，國粹主義方瀰漫於朝野，尤知陸海軍之不可不整，且傾全力以整之，而世界之形勢亦未容列強以應俄之求，英之不欲以援俄，其主因也。雖然，伊氏之案之有利於俄，夫人而知之，有外交之責者，其待時以促之使現，若夫解放之以許各國軍艦之出入，則吾人之所力斥者也。蓋有他國軍艦之出現於華笛薩或撒拔斯脫漢爾附近者，以相制，則雖航行海峽，曾何益於黑海艦隊耶？不惟可以失防護之利，即黑海之霸權，亦將喪之而後已。

土耳其報章有主徙黑海艦隊於波羅的海，而舉黑海為中立地者是說也，不

值識者之一喙而已。果然則與以俄之體面及利益委之於青年土耳其黨之手者，何以異乎。

俄國海軍省聞土之擴充海軍也，乃易黑海艦隊之鐵甲而使新，且置都督府於尼考辣伊與撒拔斯脫濮爾，使編成新式鐵甲艦隊。

是計也，苟不幸為議會之所拒，則俄國民所負之責任，不可不謂為綦重。蓋俄之海軍誠鈍矣，以視土則遙利，俄之水兵誠劣矣，以視土則遙優，不惟優利已也。俄國海軍之創於疇昔者，土則及今而始圖之。

或者曰：為擴充黑海艦隊計，非糜巨帑不為功。雖然，欲執經濟問題以拒擴充之議者，願即解決之道而熟思之。蓋海峽問題發生而後，俄土海軍競爭之不可或免，雖愚者亦知之耳。

苟為兩國利益計，則俄土宜嚴訂約章，以定建造軍艦之比例。是策而成，俄於黑海艦隊之船舶，不必越今日之噸數而議增，而土之噸數，貴與俄同。土若駕俄而上之，俄必急起直追，俾克與之齊驅而後止。越海峽而入黑海之權利，不可以畀土也。土而不出乎是，直自蔽耳，何也？土拒俄，俄遂不得不力求擴充，土非不能與競，然論資本之豐富，土寧可為俄敵者，借曰能之，而海軍競爭之謬見，決未容為兩國之福也。

斯策而終於不成，吾人更欲還詰專門家曰：俄之黑海艦隊，果克為役而與人戰否？

自一八八三年以來，俄方改造黑海艦隊，增華笛薩陸軍區域之平時戰員，以是而吸吾人之膏血者，不知凡幾。然俄之海軍與陸軍，初無與也。夫俄嘗舉海

軍以脅懦怯之蘇丹矣。且不克自盡其職而遁。是能力之陋劣。既達乎其極。試觀今日之海岸。既無運送船之足以自炫。則克輸陸兵以致之戰地否。

當亞爾拔尼亞為亂之際。列強有欲暫占君斯坦丁者。吾俄運送船之缺。遂畢露而靡遺。而東國者且不知以為戒也。三省割據之弊。至今猶存。海軍省僅知建軍艦於撒拔斯脫。陸軍省僅知集中軍隊於華笛薩耳。外務省僅知以公牘往復於俄都君斯坦丁間耳。人自為謀。果有何等成效足舉者。

雖然。凡此諸弊。斷不容其存於今日者也。吾人而欲希望近東之平和。則不得不臥薪嘗膽。以致陸海軍於強盛。有斷然者。夫土耳其之將來不可知。彼苟不中吾人之言。有以容民族平等之求。以拯國難。幸莫過之。不然。蹒跚數百年之近東問題。決不可無解之日。吾俄又不容袖手以觀人之解之也。夫土之保

護斯拉扶族與海峽問題，方欲迫吾人而至，是時也，苟不能置喙於其間，則於歐洲列強之地位，將見其自喪而已矣。

孰是而論，歐洲俄國之地位，將定於近東問題，夫俄既以巴爾幹為對歐外交之中心，則國之軍備，安可不以是而準繩乎？

當巴爾幹紛爭之日，可以為吾人之敵者，不僅為土耳其也，在昔數百年前，奧國外交家華斯廷既先吾人而言之曰：近東問題者，俄與歐羅巴之問題而已。是說也，至今猶未易其真理，俄國今日，既非可受西歐聯合之敵對行為者，顧其所求之使命，則如故耳，向之不必為俄袒者，今欲袒之，反是而向之，不必以為敵者，今亦不能不以為敵，雖然，俄固可恃此等友邦以自壯，若夫根本問題，則惟視一己之勢力而已，俄之政策，不以侵畧為事，不以好惡處友邦，不結一

二人以構怨於眾，上下交奮，以擁一己之權利，為俄之於歐羅巴斯拉扶族計，如斯而已矣。

第十一章 俄與中日兩國

曰俄羅斯者，不僅為歐洲之俄國已也。縱有友邦之要求，吾人斷難踴躍歐洲一隅。夫沈沈鼾睡之中國，既為吾人所警醒，居今日而論日俄果欲關於滿洲否？寧為無益之問題，然放棄侵略的帝國主義於極東，斯為利於俄者，良非淺鮮。何也？侵略的帝國主義，縱舍而不顧，而濺吾人之血之日本海岸領土，其為吾有如故也。東清鐵路貫滿洲以達俄境如故也。所宜加之意者，自有吾人之震盪天地，則雖易其侵略政策，而於喪失未盡之領土，為維持計，則有倍難於曩昔者。

吾人之論極東形勢也。嘗以日俄條約為戰後適時之良策。然俄報反對斯策者。不知凡幾。謂引昔日之敵以為友者。有損俄國之光榮。雖然。今日歐洲之德奧。盡人知為牢不可破之同盟。當其未同盟之先。亦嘗積不相下。決雌雄於硝煙血雨中也。

論者曰。日本今日猶堅執帝國主義。以窺吾俄極東領土。此臆說耳。其言之中理與否姑不計。第欲還問論者曰。日本欲占俄之領土。將行諸異日乎。抑行諸今日乎。又詰之曰。舍日俄條約而外。為將來計。果有保全極東良策否。予知論者必曰。擇強國結排日同盟可也。予非不知其策之可行。雖然。以國防未充之日。雖同盟何裨焉。當美國提議鐵路中立。吾人嘗有所調查。日俄條約即其調查之結果也。

孰是而論。日俄條約之不可或已者。微是不足以明兩國國境及其勢力範圍。苟熟按滿洲地圖。孰不韙其說者。

樺太之南與自旅順訖寬城子之鐵路。吾人既喪於日。深知極東之微爾。嘗欲以咎徽爾伯爵。徽爾伯爵為日俄脩和時之俄國全權大臣此說之中肯。榮否。非可決於今日。夫當

日俄脩和之日。日本國事多艱固也。顧其時所重者。兩國國民之意氣而已。丁是時也。日本以戰勝餘威。意氣之盛。欲冲牛斗。俄方偃蹇而莫可自慰。斯其不能為全權大臣之聲援。何怪其然。尤可慮者。則懼革命風潮乘是而興。以內外交迫之故。吾軍指俄國未佔之地。亦拱而奉諸日。日俄以北距昌圖百六俄里之寬城子為境者。亦以是。微爾嘗謂俄讓斯地。則通松花江沃野之門戶。遂亦委諸日人。蓋松花江與遼河之流野。與南距寬城子六十俄里之公主嶺驛實

相接壤自寬城子以訖吉林凡七十英里之地尤有鐵路以聯結且自日本領有朝鮮則吉林之地易自東北侵之脫令假道斯二者以攻俄則俄與海參崴沿海州僅恃東清鐵路以相通所不利於戰者莫過夫是日而占領吉林則哈爾濱以遠東清鐵路非俄有矣即不然而自樺太以偏尼考辣伊斯克則黑龍江下流亦必盡隸日本

日本既不以合併朝鮮招俄國之忌則平時集中兵力於朝鮮有不容疑者夫日本之於朝鮮當其未合併之際既不盡力以築鐵路浚港灣京釜鐵路成於先京義繼於後遂北達鴨綠江岸之義州斯路始為狹軌今則與安奉線同為廣軌又有定期航路以汽船三艘間二日往來下關釜山間鐵路而外又闢道路以相佐日人所居之地繫以電報銳意經營欲使為南滿根據地而後已

若夫日俄兩國之地理關係則自日俄戰爭而後不惟迥異乎前即以日本軍隊論亦盡易其故態當日俄構兵之日日本所擁陸軍僅十二師團耳戰未已而增三師團戰畢又增三師團至一九〇七年而為十九師團一師團平時人員增千人并改三年兵役制為二年以增豫備兵數薇爾嘗曰至一九一五年日本第一動員當可得兵百萬亞歷山德祿夫亦曰以日本今日之陸軍論有事之日可得動員百二十萬少亦至九十七萬人海軍尤不待言日俄之役海權盡歸日人其明證也而擴充之速度則至戰後而稍緩一九一〇年總理大臣嘗以六年為期要議會以臨時支出八千萬圓蓋以美之太平洋艦隊為標的也

綜是而觀則日本今日之極東地位不難知矣日本之地位明斯日俄條約之

性質亦無須深究

今日極東之形勢問題至多，欲盡舉而解之，決難如談者之易。夫日本之戰術地位，以視日俄構兵時代，夫人而知其益堅，然欲驟起而與俄戰，則艱苦之境，有非日俄之役所可想見者。蓋俄之士卒，既已大增，西伯利亞鐵路之輸送力，不惟倍於曩日，黑龍江鐵路告成之日，所以便軍隊動員者，尤多且衆。俄國政府，尤欲改西伯利亞鐵路為複線，俾與中央亞細亞相聯絡。他若邊境人口之稀少，森林之蕃殖，氣候之不順，耕地之不拓，皆可以沮敵軍者也。

今日本之好平和者，尤有至理存乎其間，是理也。縱在愛護日本之批評家，亦無從飾詞以相袒。

一九〇九年八月，泰晤士報某通信員嘗曰：日本所以求平和者，非第以日俄

戰役之涸其利也。自一九〇四年以至一九〇七年，日本國債既自五萬六千萬圓一躍而為二十二萬七千萬圓，彼欲有以擁護極東利益，維持強國地位，縱犧牲凡百而莫辭，然欲藉陸海軍以自安其地，則財政經濟之根柢不可無以固之。雖然，日本而欲固其財政經濟之根柢，要非假以期日不為功，奚以知其然？日本固知注力軍備，保其戰勝光榮矣，而於經濟一途，初無素養之足稱。彼東鄉乃木以戰勝為祖若宗之賜，予知其非譽詞也。蓋日本所以克勝者，在以舊日本之精神，驅新世紀之武器而已。顧舊日本之精神，與近世商業，往往背馳，孰是而論，勵日本以陸海軍之偉業，固非難事，而以賤視高工業之社會，欲責以鼓吹高工業之精神，則有憂憂乎其難者。

致日本於強盛者，武士之後裔，與少數之擁有勢力者也。為政府者，以偉大之

權力、釐革庶政、俾國民克知所嚮、為國民者、亦以世世相承之愛國心、尊君親上、從政府之指揮、

鐵路銀行工業、皆政府之所輸入者也、且執補助主義、使輔帝國主義、政策於成、以航路論、一歲所糜之國帑、迄於六百萬、盧布有奇、然至一九〇八年終、既有私設造船所二百三十六所、船渠五十二所、船舶之越二十噸者、註冊之數、至於七二八六七八噸之多、則於王事靡盬之日、又無怪夫商船之奉命唯謹矣、

雖然、日本歲出之日、見其增者、又未嘗不以是一八九八年之未及二萬一千萬圓者、至一九〇八年、既越六萬二千萬圓而過之、國債之子金、則自二十七百二十六萬圓而為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三萬圓矣、地租則自三千八百四十

四萬圓而為二千七百五十七萬圓矣。所得稅則自二百三十五萬圓而為二千七百五十七萬圓矣。是所增之稅既欲十倍疇昔。且天然之富源不豐。國之基礎。今猶繫之於農工業。則唯恃政府之補助。僅以自維。而為政府者。尤欲擇有利之事業為專賣。以奪民間經濟之活動範圍。

日本資本之缺乏。既如彼矣。然於外資之輸入。則又限之。唯恐不嚴。不惟內地。其於朝鮮滿洲。靡不然也。昔俄之據有滿洲也。彼亦嘗執門戶開放主義。以相詰。及代俄而自為其主。則所以遇外人者。不如遇國人之寬。英美親日感情之日。即於疎者。職是故爾。

何也。自合併朝鮮之報至。不惟美國。即英國報章。亦皆易詞相向。一九一五年日英同盟之克繼與否。今猶有疑之者。

列強漸以日本為商工業之競爭，亦有以為日俄相善之主因，何也？為日本者，苟無以續其平和，則非易經濟之狀態，不足以自完經營新領土之責。縱藉俄之極東領土而有之，不惟無所得於彼，且有以重其累耳。蓋沿海漁業，自一九〇七年以來，日人既得自由以圖之矣。

日俄之於極東平和，以利害與共之故，而日俄條約以成。自有此約，而兩國邦交，尤克持於不朽。雖然，一紙保證，既未可盡信，條約破於何時，非吾人所敢遂知。彼以日俄條約存在，遽謂可保極東於無虞，則又不知善用此約者也。何也？日俄條約者，可為固吾稍俄國領土之前提，而昇吾人以定向者耳。有是則吾人，所求不至見嫉於他人，又無構難於人之足懼。雖然，向所謂固吾領土者，非增要塞、築甬道、擴充海軍之謂也。夫海軍之不可不充，與夫要塞甬道之不可

不築固不俟言。然增之充之。第足膨脹。其不生產之歲出。而於極東安全。遂無復確保之望。且資金尤貴。擇途而用之。吾人於此。又不得不追溯伏爾康斯奇之言。伏氏為極東防備擴充論者。夫人而知之。彼嘗曰。世之斥吾論者。輒曰。如無金。何則。應之曰。非無金也。不觀乎海參崴乎。一鐵路停車場之休憇室耳。費至五十萬盧布。築鐵路以通斯微德街。值亦百五十萬盧布。自予視之。與其以二百萬盧布而營是。毋寧以百萬盧布。築市廛東端。接續線。接續線成。則中央停車場之負擔輕。彼小堡之在要塞內者。不患經費無所從出矣。蓋若輩之心目中。知有文錦而不知有要塞耳。若輩嘗以五十萬盧布。置海軍司令部。設海軍將校集會場。與隸諸海軍教堂。而於艦隊則自水雷而外。有巡洋艦二艘。砲艦一艘而已。夫既有餘蓄以競華。則又何不築堡壘於要塞內。而要塞內之島

與非欲倍夫德之侯國耶海軍工廠之規模非不壯也徒壯而無所事事則雖壯無益艦隊既減其十之一矣而海軍人員之數如昨此其一端耳欲求類乎是者殆遍西伯利亞而盡然若夫各省各省猶中
國之各部之割據則尤有令人生駭者若輩惟知夸功以炫以言國家則置諸腦後甲略陸軍省欲致八英寸大砲於陸者海軍省不肯擔之以上砲臺然砲臺之不可無以為備若輩庸有未知之理傾軋成風殆無異乎叛逆甲略昔蒙古人寇俄之日俄國諸侯嘗唯知爭長而不以為意雖然以視今日極東之各省猶不逮遠甚嗚呼俄人居極東者知有各省而不知有國家而已夫伏爾康斯奇所謂爭長者又豈獨陸海軍為然哉凡事凡物靡不然也是實官僚政治之大弊而政策所以無統一耳綜觀俄之殖民政策史則知政府於此往往易其方針而所易之方針又不能

盡中乎邊境殖民利害、有時盡力以沮殖民、有時則反其道而獎之、迨數年來、政府漸知農民不克自贍於本國者、雖引而置於邊隅、終亦不能自食、一九〇七年、俄國徙農民於極東、至七萬三千人之眾、以人口計、實合邊民三分之一、然淪落而歸故鄉者、殆居大半、死亡者亦不乏人、自是而極東拓殖問題、遂為朝野耳目所集、至一九〇八年、始詳加調查、州會所調查者、著書以公諸世、凡統計事實、意見、網羅殆盡、然讀者於此、卒無由悟根本解決之道、夫可為根本問題者、維何、曰、俄於黑龍江也、宜如何收諸吾人掌中、邊境產業、宜如何促之、使盛是也、州會之著是書者、意固不在解此問題、彼之所以為事者、唯欲明全州氣候風土、據今日制度、以革積久之弊而已、其於黑龍江移民收容力、則力主悲觀、欲節其法而使簡、意謂歲減移民之數、以節用、又蓄所節、以修繕道路、

俾殖民地衛生狀態日趨完美也。

若夫漁業、毛皮業、森林業、採鑛業之類，徵諸其書，雖為全州天然之富，然發之甚難，或有欲振興而無從者。

予觀其書，則知著者方謂外資輸入多且易，及讀採鑛章，昔以仰給外資為易者，至是又明斥之。

予固不欲評隱是書，然為解決至難且雜之移民問題計，則可取資於是者，殊非淺歎。迨則政府亦有踵是書公諸世者，極東移民之為重要問題，夫人而知之。然於排斥外資論，有非吾人所敢贊同者。亞美利加、坎拿大有今日之盛者，非外資所賜乎？主排斥之論者，謂可釀中央集權之弊，沮民間經濟發達，是說也。非無至理存乎其間，然政府之活動，究未容遏止，無政府活動於上，斯民間

產業未由振興於下矣。則所需之資，苟無以取諸國外，何不求諸世界金融市場耶？

可為殖民政策之輔者，莫交通機關若。坎拿大殖民地之首鐵路，其明證也。然於荒蕪未闢之地，築鐵路以便衆，需費之鉅，不俟言。普通會社恒以一定年限於鐵路左右二十英里內，要其土地使用權者，職是之故。政府尤恐有人壟斷其地，輒留官用地於其間，然則吾人何不可因用斯制，誠能行之，則俄資本家決非無自起以建鐵路者。不然，則藉外人力圖之可也。昔政治家之論外資問題也，嘗曰：吾人既襲祖宗所遺，必又以傳之子孫而毋喪，則如今日之俄國，縱無餘蓄以拓邊地，為吾人計，惟力自繼富，俟企業心發達之心，留待拓於子孫。凡此皆欲速不達之論，吾人不欲評其當否，今使富源而在歐洲俄中央，則今

縱無開發之力，不妨待之將來。然於厠有黃色種族之極東領土，苟亦漫不加察而徇於此理，則誤之甚者也。夫拓邊之議，誠未容一日緩。不是之圖，不惟廣遠無垠之富源，即載斯富源之地，亦將見奪於人耳。俄苟起外債以築鐵路，徒百萬民衆之領域，則為利於國者，將不可計。邊境殖民日增，斯國防根據，尤可藉以固。蓋國防以住民為主，自古迄今，未之易也。

孰是而論，為極東外交與軍備計，舍輸入資本勞力二者，以鞏固邊境外，無他道也。

若夫滿洲問題與對華關係，則視是尤煩。以滿洲論，可為吾人責任者，不可勝計。無滿洲則吾俄領土固不必遂隘，唯無以補秩序之缺而已。夫欲以一己之制度行諸碩大無朋之地，且欲藉一己之力以闢其富源，殊不可得。苟無東清

鐵路以與俄邊相聯絡，則吾於滿洲，直委棄可也。尤須計者，日俄戰爭時，哈爾濱占俄軍備重地是也。俄斥滿洲鐵路中立之議，不欲以東清鐵路委諸各國財團之手者，即欲據哈爾濱以備黑龍江耳。

自中國移民日增，滿洲問題遂益紛糾不已。至移民程度，一九〇八年參議院議員伊滑尼奇巡邊之際，既詳報無遺。伊氏言曰：據予所得載籍，則知毗連黑龍江之察爾泰州，面積一九〇〇。英里，一九〇七年之人口，既達二百五十萬之眾，以與俄國邊境之二州相較，實五倍焉。一九〇六年以來，中國政府欲歲徙四十萬人於其地，雖未嘗實行其計，而舊年所徙者，實二十萬人，則視俄於一九〇七年送諸極東之數，既三倍之。方諸十年來徙往黑龍江者之平均率，則十五倍而有奇。村落之荒而不治者，亦日即繁盛，是皆未容忽視者也。甲畧

在昔一九〇八年之始也。愛暉人家之數殆惟二三。今則二百六十戶矣。去年冬新成於索循斯克之對岸者亦七十戶。碼頭之成尤在旦夕。距松花江四十英里之地。且有新部落名聖錦者。起於其間。新部落之人家凡百二十戶。大抵日俄戰爭之前之村落。今欲盡以中國之移民塞之。以人口計。殆三倍於曠昔。中國人之入黑龍江也。俄國政府嘗不惜百計以沮之。且欲遏其穀物輸入。謂非是則中國穀物將偏俄之市廛。舉其極東農業而滅之。

註 異哉。俄之拒朝鮮人來服也。夫朝鮮人於風土氣候。嘗既習慣。成自然矣。則其聯袂偕至。可以補勞働者之不足。俄之官吏恒憚日本政府而拒之。庸詎知納之固無損日本國威耶。

職是之故。俄監督部恒以維持俄國穀物價格計。不惜糜鉅帑以相購。歲出之

數遂以益增。

夫黑龍江之俄人，可由禁中國移民以保護之固也。然於接壤之滿洲，中國人日見其增，為俄國計，又將奈何。蓋中國政府，方欲以移民為唯一利器也。即是以論中俄利害，則距離既遠之俄國政府，不逮距離較近之中國政府遠甚矣。欲論吾俄對華政策，則此事有不可忽者。以予觀之，欲以滿洲為俄一省固甚難。顧其為東部西伯利亞與黑龍江之連結地帶，則欲委而棄之，亦斷乎其未可。蓋吾人於中國利害，不得不以滿洲為樞紐。中國欲解此樞紐，與俄之欲斬之使離者，皆未為中肯。為中國計，宜安今日之地位，以享其惠，何也。無東清鐵路，斯中國人欲往未由耳。

夫中國人徙諸滿洲者，決未可慮。黑龍江官民之倉皇失措，不免過慮。為中國

人者、縱能相率、徒來然欲藉是以侵吾邊境、非有他策不可、而今日中國政府、果有力以償其願否、黃禍之說、不足怕人也久矣、

中國者何、一隱謎也、自古及今、無能解之者、而論者往往臨以獨斷、或曰、中國四萬萬之人民、將挈武器以蹂躪世界、或又曰、非有歐羅巴人以啟之、中國究未可與言文明、或又曰、老大國之自治能力既喪、瓜分兆現久矣、雖然、或人之言、果適中事實耶、

以予論之、彼極端以悲觀中國、或厚望於中國前途者、立說雖異、其無客觀標準一也、談外交者、未容據為基礎、基礎者何、在據今日之事實而已、

一九〇九年八月、泰晤士報記者、嘗為之論曰、今日中國人士心目中、殆莫不知以改革為先務矣、滿洲朝廷既認改革主義而不辭、舉國報章、尤鼓吹改革

唯恐不力。愛國志士所求者曰改革。以是而改革之會。無處蔑有。遣大官考察憲政。詔勅奏牘。皆曰改革。彼等所欲者。曰憲政之改革。曰軍隊之改革。曰行政之改革。曰理財之改革。雖然。以予觀之。可為改革根本者。貴一新政府與各省總督之關係。蓋中國百年之宿弊。實在於是。

中國雖有中央政府於上。然與國家及各省關係則殊疎。蓋中央政府所為事者。二而已矣。二者何。曰聽國家之自然。與徵收歲入是也。為政府者。苟有以保朝廷及屏藩王室者之歲入。治吏胥。靖外藩。以為國之能事。既畢於此。為總督者。苟有以維持十八省之治安。割其歲入以供諸政府。亦以為官之能事。既畢於此。政府之於總督。徵收歲入而外。舉凡省之行政。催租諸要政。悉聽之而絕不加察。政府唯恐所徵者之不多。總督又惟求徵之者之不加多。上下交征利。

各省徵稅之道，既無一定標準，而負擔之數，恒欲設法以嫁諸他省而已。中卷
實則中央政府與各省總督，若有不文之約於其間，約者何？曰：據官吏之力以
掠之於民，而以所掠得，供二者之用是也。政府及各省收入，舍所遇事故與苛
誅之程度莫屬。

迨數年未，中國國事日艱，唯仰外債以拯，以是歲出浮於疇昔者，殆六千萬兩。
中央政府日惟各省租稅是俟，各省亦不擇其道以誅求，商賈蹙額，民庶寒心。
銅幣金幣之品質日惡，以有限之準備金，發無窮之紙幣，視法國革命之日無
異，鬻官贖刑，恬不為怪，卒之誅求益甚，吏胥益衆，彼窮無所恃之吏胥，欲求其
不中飽，其可得乎？

中國之擁有巨富，與其民之勤儉，夫久而知之矣。赫德嘗謂以印度之租稅制

度行諸中國則以地租一項而論今日之為二千五百萬兩者不難致於四萬萬兩有四萬萬兩則政府與各省之用不患無以濟之矣然以政府之庸懦無能釐一舊制必增無數之新吏則改革云者第肥若輩私橐而已夫居今日而欲求材於國內為中國計有非夢想所能及者無已則借材於異地焉則又如民衆頑而不從何自一八六三年英人赫德掌理稅務以來中國海關殆有模範的之組織矣而赫氏解組後中國即欲自起掌之意謂海關事務之發達不必專俟憎惡之白人而後能蓋中國國粹主義唯以排外為根柢向以無愛國思想名者今則漸見愛國思想之復蘇昔在中東之役南方民衆猶視之如秦越方威海衛廣東稅務司巡洋艦之見捕於日軍也廣東總督力迫日本政府以返之蓋謂廣東無與於戰也至今日則國民運動之中心為廣東痛擊北京

外交之懦弱者亦廣東

革命黨則屬望於國會。日待九年期限之至。彼國會之必以九年為籌備之期者。欲使各省諮議局之有以馴憲政之運行。凡百改革。亦有以就其緒也。一九一〇年九月。開元老院會議於北京。蓋據一九〇七年之詔。經營締造之資政院也。議員則民選與勅選者。各居其半。各省議員。乃以亟開國會之議。迫攝政王而不已。攝政王知勢之莫可與抗也。詔以一九一三年召集國會。時泰晤士報論之曰。

中國國事之艱。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政府腐敗於上。革命黨又覬覦政權於下。握國家之政務者。尤非其人。平心而論之。則中國今日之形勢。孰有不為之危者。

日本之伊藤公亦曰、中國之革命黨、輒欲引證於日本、然日本之皇室、恒為國民之尊敬的、擁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大權、以視滿洲朝廷與中國青年黨之關係、則大異是、吾人聞之、方欲偉公言之不幸而中、蓋中國之所求者、責任內閣制也、非明明謂王雖統治、不足以支配中國乎、夫北京能與倫敦巴黎相若否、非吾人所敢知、願讀土耳其波斯之憲政歷史、則於中國憲政之前途、吾人轉深冀其所望者之不可過奢、

議員請願國會之日、頗足供談助、雖然、在中國則為司空見慣之現象耳、議員歛血以草奏、詣攝政王之門、不容其議、則踞坐於門以待旦、見之者莫不欲慕其愛國之至誠、然在久駐其國者觀之、則付諸一笑而已、何也、進銳退速者、中國人之通病、彼議員又何獨不然耶、

白人之論中國者，如強樂德則謂為心理狀態之難知，彼嘗曰：中國人之心理，無論其於道德於宗教皆與歐洲異，其根柢，彼蓋以特殊文明為基礎者也。彼蓋淺薄之唯物論者也。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是足以證中國之為唯物思想矣。

中國人之性質，殆以四者為之基。四者維何？曰：梏氣、狡猾、迷信、與夫淺薄之唯物思想是也。此中國人之所以多說謊也。甲畧彼固常識發達之人種，願以其為中庸之民，往往有流於皮相之弊，彼能開發明之端緒，而獨不能集於大成者，良亦以是。

中國人者，皮相之民也。凡事輒以能著一書、能草一報告為既足。甲畧不觀彼革命家乎？大言矣矣。革命之功，方自謂成於一己，是與以讀符誦呪、報佛陀祖

先之靈者果何擇耶

雖然中國人之性質尤有令人不易解者、近年以來以見日本之克勝強敵、遂斤斤焉以排斥外人、改造祖國為急務、陸軍之議釐革者、亦不知凡幾、且既有見諸實行者、是說也、雖在力主悲觀之耐葛黎將軍、曾亦然之、

編新軍者、袁世凱也、初、每省欲置二師團、期以一九一二年、得執劍者三七七、七九八人、本科將校一三三五七人、一九二年得野戰軍一八五〇〇〇人、實則猶惟十二師團、十五混成旅團而已、將校九六九六人之內、從事於戰鬪者、凡五四一七人、依定員一八九三八五人之內、從事於野戰者、凡一六五〇〇〇人、然據耐葛黎將軍之言、雖未達斯數、而有事之日、不難出新軍二十萬以臨之、

耐葛黎將軍恒不以中國軍隊為意者也。蓋中國之崇文輕武自古既然。近日則已漸易其弊。北京政府亦汲汲焉以高軍人位置是務。所可惜者。彼雖摹擬德國之軍制。而於德軍之精神未能得之。日德兩國之教官。殆欲盡褫。意欲以一己之力。改造軍隊也。

綜而言之。知中國軍隊之真相者。莫陸德若。彼嘗曰。中國之軍隊。雖未足以言偉。以視十年之前。則進步殊甚。一九〇〇年之亂。苟不幸復見於今日。為列強者。非以倍蓰於團匪事件之兵力。決不克屈中國而使降。

凡此皆論對滿政策者所不可不顧者也。夫俄於滿洲政策。固非今日所敢逆知。然駁雜之度。苟越今日而上之。則有未可為中俄兩國之利者。兩國所宜計者。在衡二者利害而使平。俄之不能放棄東清鐵路。猶中國之克承其惠於此。

路也。中俄相親睦之邦交，斷不容以橫斷滿洲之鐵路截之。雖然，如彼一九一〇年四月之條約，不惟俄為中國計，亦有害耳。自有此約，斯中國之勢既增，非不足以疎兩國之關係也。

然則俄之外交將奈何？曰：不侮中國，不見小利，以保疇昔之地位而已。或曰：其如中國之欲侮我何？則應之曰：備之可也。且中國亦知俄之有以備彼。

在昔克黎彌亞戰爭告終之日，俄將釐革其庶政，萬惟夫當先事以昭告列強，其公牘之第一語，即曰：俄將不飛而息。然自日俄役後，俄之地位與其時同耳。是半世紀前之危機，不幸而復蹈，則外交方針，遂亦須與整理內政者相俟而行。為復蘇今日俄國計，必竭力求平和而後可。為求俄之平和計，不可以希望平和而遂已。不然，則前乎日俄戰役之覆轍，必將復襲。時政府之所以為事者，

一方雖立極東侵畧之計，他方則又力主弭兵以休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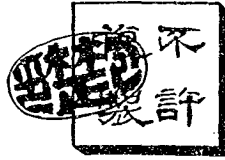
萬國平和會議，俄嘗先列強以提議者也。則斯會之見於世，以俄功為多。夫禍患隨戰爭而至者，不可無以祛之固也。仲裁裁判所之設也，尤可弭戢禍於未然。有平和會議，則弭兵之論，或可即一二國以實現於異日。然觀今日國際關係，與俄於列強地位，欲以不傷國體，不喪利權者，保持平和，則唯自固其表裏而已。

自有徵兵制度以來，近世軍隊，恒與國民生活相反映，而國民長短，與夫文明程度、精神狀態，又可即軍隊以明之。有日俄之役，則知俄國民之視死如歸，未嘗稍異疇昔。雖然，吾人所欲，在生而扶持祖國生命也。凡百問題，靡不可取以為準。若教育、若產業、若內政、若外交、若國防，凡可以發揮大俄羅斯之理想者，

俄與中日兩國

莫不於是繫之、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發行



發行所

日本東京本郷駒込
千駄木町五十七番地
四川留學生經理處

每冊印刷紙費大洋四角

無折扣

譯者 鎮海包 楚

日本東京本郷駒込千駄木町五十七番地

校書兼 奉化陳 柏
發行者

日本東京神田株樂町三丁目八番地

印刷者 関根金 彌

日本東京神田株樂町三丁目八番地

印刷所 関根印刷所

內地 各書局報館

#E-28

49114

49114